

羅刹夫人

朱百六

⑤

羅 刹 夫 人

第 五 集

基
價

著
作
朱
貞
木

出
版
朱
式
顯

總
經
售

付
印
行
社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版

羅刹夫人

第五集

志 木著

第一章 火獄

那時羅刹夫人一看兩條蛇當受活罪，業已神氣毫無，便存了玩笑主意，便隱着身子，從橫樑上滑身過去，到了橫樑正中，正值大殿內鐘聲一響，殿內脚步聲響，將要大門敞開當口，羅刹夫人找下猶龍劍，向下猛管一抖，兩顆蛇頭，一齊脫離蛇項，却不掉下，因為上面原有細索吊着，蛇身却矮了下去，噴出血來，羅刹夫人不管這些，不等殿門敞開，一縮身，貼着廊頂，燕子一般，飛度到一文開外的短柱上，不再停留，貼着一條廊柱，從陰面溜下身來，一着地，一點足，斜着出去了兩丈多，便隱入大殿左面，廊角黑暗處，身法奇快，真像一道輕煙，再一盤身，已經暗上側面偏殿屋頂上了，一塌身，留神四而上下，聽見第二層殿瓦上背着身靜靜的站着一個匪黨，面對寶塔，好像對塔寶塔有點注意，羅刹夫人心裏一動，翻過偏殿後坡，沿着一條破瓦泥鱗，隱着身度過一重殿宇，到了二層殿屋頂處，暗地向那人細瞧，頭包紅巾，

身穿夜衣靠背插兵刃，仍然對塔遠望，似乎這人，便是後殿見到的三人之一，大約開壇時，匪黨也上屋戒備，也許羅幽蘭上塔時略露身影，被這人瞧出，一點痕跡來了，羅利夫人怕這人阻斷了自己計劃，不再遲延，一看這座房屋略疏，下面露出一片草堆點綴了幾座假山，毫不猶豫，撲下草地，躡足潛蹤，穿過幾層僧寮，竟是寂無人影，却有一排矮屋，堆着草穀之類，抬頭一瞧，寶塔卽在一排矮屋後面相近處，羅利夫人忽地想起還缺一件東西，四面一看，燈影全無，總得找有人處才能想法，一頓足，竄上一堵隔牆，竊見牆這面一人提着一個油紙燈籠，信口哼着小曲兒，沿着牆角走來，羅利夫人待他走過這段牆下，一飄身，落在他背後，這人毫無覺察，羅利夫人一伸手便把他點了啞穴，拿過燈籠，却又一掌把他拍醒，這人好像做夢一般，眼見自己手上燈籠，一陣風似的飄過了牆，嚇得失了魂，兩條腿抖得彈琵琶，却又喊不出來，等他神魂歸竅，口嘴活動，隔牆一排草房，已經火焰老高，滿天通紅了，原來羅利夫人借他手上燈籠，存心在一排矮屋內放火的，矮屋一起火，火光把寶塔照得逼清，塔頂上也在這時掛下一觀音大士捉拿逃妖羅利的一疋布來了，布上的字寫得雖大，天上雖有月光，倒底不易看清，這把火一放，上下通明，遠近都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當然這把火是和羅幽蘭約定好的信號了。

羅幽蘭盤上寶塔的塔巔，却費了點手脚，因為這座十三層寶塔，年

着輕功一層層盤旋而上，還要當心，落脚處是否牢穩，幸而羅幽蘭不比等閒，功夫略差一點，便難達頂，可是她達到第十二層時，在塔口略一停身，吁了口氣，雖然立時隱入塔內，湊巧已被第二層塔脊上匪徒，遠遠瞧見一點身影，匪徒疑惑眼花，以爲這座年深日久的高塔，要爬到最高幾層，實在不易，他對着寶塔疑惑之間，大殿開壇之際，已發現饕餮斬首，齊聲驚喊，同黨中已有幾個飛身上殿，搜索好細，不料後面一排矮屋起火，塔上突然掛下布來，這才明白有人搗亂，而且布上驚心觸目的十個字，明明白白的說明了有了對頭了，對頭是誰，沒有現身，誰也摸不清，只要一想這樣驚人不測的舉動，非常惡毒，準是個厲害腳色，偏逢着開壇日子，大殿空地上無數善男信女個個瞧見，羅刹聖母的把戲，定然大大的打了折扣，匪徒們遭受這種厲害打擊，如何不急，自問有幾下子，都把這座寶塔做了目標，都上了屋頂，飛簷越脊，趕向寶塔，想把搗亂的對頭人，搜查出來，分個強弱。

羅幽蘭膽高胆大，掛好了一元布，已瞧見前面幾層殿宇上，有匪徒出現，向塔下起來，她並不在意，從容不迫的從塔後陰面施展壁虎遊牆的功夫，一層層盤旋而下，到了第七層當口，聽得下面有了聲息，把身子貼臥在七層塔簷上，瞧出兩個勁裝匪徒，趕到塔下，躡上了下面頭一層塔簷，另一個繞向塔後，她立時明白，這兩個匪徒自恃輕功，想從兩面夾攻上來，匪徒起落的功夫，行家眼中一看便知，羅幽蘭並沒放在

心上，倒要試一試這兩個匪徒，能把自己怎樣，其實這兩個匪徒，雖然知道今晚寺內出了毛病，大殿斬龍，塔上掛字，矮屋起火，似乎來了不少幫頭，全寺匪徒立時出動，救火的救火，搜索的搜索，却不見敵人半個影子，只有起初二層殿屋上睡高的人，瞥見塔頂似乎有個人影，等到塔上掛下布來，才斷定塔上有人，這樣高的塔，四面凌空，下來不易，這兩個匪徒仗着身上本領，奮勇當先，飛身上塔，分頭向塔上一層層搜索上去，不怕敵人逃出手去，還有幾個匪黨，沒有多大輕功的，便趕到塔下，拔出兵刃，四面把住，存身第七層塔簷的羅幽蘭，因為有塔簷高住身子，又在塔的背面，火光照不到處所，下面的人一時瞧不出來，她在上面不必用眼瞧，只用耳來分辨，便可聽出兩個匪徒已經盤到第四層，但是羅幽蘭知道盤到四層尚易，再上來，一層比一層難，因為塔身，一層比一層收束，上面幾層，沒有絕頂輕身功夫，休想存得住身子，不用說鐵兵刃交手了，細聽已有一個匪徒盤上了第五層，她暗想一排矮屋的火，當然是羅刹姊放的，她放完了火，必然要來接應，却沒法知她存身何處，現在我先把上塔的兩賊打發了再說，照說兩賊到了下面一層，只要用我兩枚透骨子午釘，便可了事，不過今晚我們不預備露回，暗器一發，難免被人識破是誰來了，她這樣一想，忽地一縮身進了塔牕口，回頭瞧塔內黑沉沉的，只露出向亮處牕口的光線，兩個匪徒只在外層掙命，立時中氣一提，蠟子倒爬，兩腳勾住牕口，游身而下，用手在塔內下層磚縫裏長出

來的一株短樹上，試了一試，居然楔深樹固，便在這短樹上做一借勁，翻身而下，眨眼之間，便到了第六層塔牕內，剛一探頭，萬不料呼的一聲，一柄飛爪，從第五層反掄上來，羅幽蘭吃了一驚，慌一閃身，啞的一聲，一柄飛爪上三個純鋼倒刺鉤，已把塔牕口的磚縫抓住，而且在下面試了試扣住沒有，把飛爪上軟索，弓弦一般綁在塔簷口，羅幽蘭在上面立時醒悟，這笨賊勉強翻到第五層已無能為力，只好利用飛爪上來了，她暗暗一樂，一反腕把背上飛龍劍拔在手內，身子向牕口暗處一貼，却聽得下層賊人開了口，向下面大喊道：「你們瞧見上面有動靜沒有。」塔下四面把守的幾個人，大喊：「沒有，沒有，一點動靜沒有，八成是跑掉了！」上面羅幽蘭聽着暗暗點頭，這匪徒未始沒有心計，他自己瞧不見上層情形，恐怕有失，才問一問下面的人，無奈下面的人，和瞎子差不多，這當口，還有一個在四層的匪徒，似乎也從另一面翻上五層來了，嘴上喘氣的聲音都聽得出來，大約已鬧得筋疲力盡，羅幽蘭不管另一面上來的人，眼光只注在飛抓的軟索上，軟索越綁越緊，而三隻鋼爪扣住的磚縫上，簌簌作響，便知到了分際上了，飛龍劍輕輕朝纏緊的軟索上一劃，軟索啾的立斷，立時聽得下層匪徒「啊呀！」一聲驚喊，塔下把守的人，也齊聲怪叫起來，便知下層的匪徒，滾跌而下，準死無疑。

在匪徒跌下之際，羅幽蘭寶劍還鞘。不再顧忌，從塔簷翻身而下，已到了下面第五層，已瞧見下面的

羅利夫人

五

滾而下

— 2 —

人圍着匪徒的死屍亂得一團糟，她一轉身，閃開了這一面，轉到了那一個匪徒身後，這個匪徒聽得使飛爪的跌了下去，嚇得胆戰心驚，從右面轉過來，想一瞧同黨跌下去還有命沒有，那知勾魂使者已從左面到了背後，羅幽蘭並不貼近身去，一俯身，在身邊塔牆口，抽了半塊斷磚，一抬手，磚已出手，前面匪徒大約聽得腦後風聲，一轉臉，這塊斷磚去勢太急，脚下又邁不開步，簡直無法躲閃，準的砸在腦門上，卜托一聲響，匪徒身子一幌兩幌，一個倒栽葱，便直跌下塔去了。

羅幽蘭料理完了兩個匪徒以後，距離下面約有五六丈距離，近處却有一堵花牆，靠近塔身，便想飛身而下，一抬頭，忽見對面屋脊上，刷的竄過一條黑影，身法似像羅利夫人，後面另一重屋脊上，追來一人，身影似個女子，立停身，卸下身上彈弓，朝着前面逃的身影，接連發了幾彈，逃的人並不閃避，只回身雙臂微揮，似乎飛彈都被接去，羅幽蘭看得清楚彈手法，準是羅利夫人無疑，急慌一頓足，雙臂一分，魚鷹掠波，飛瀉而下，耳邊似乎聽得塔下的人們，瞧見了她的身影，鼓噪起來，她那把這般人放在心上，在花牆上一墊腳，唳的又飛上近處屋頂，騎着前面羅利夫人身影，翻房越脊的直追過去。

羅利夫人身法太快，眨眼之間，已經蹣出寺外圍牆，不見蹤影，那個打彈弓的女子，身手也不弱，在屋上蹣躍如飛，兀自緊追不捨，羅幽蘭一想，今晚目的已達，不必太露痕跡，如再往前趕去，勢必和前面

背彈弓的女子碰上，心裏一轉，便改了方向，從斜刺裏，奔了靠近塔後的一段圍牆，幾個起落，越過了圍牆，落在寺後圍牆根的草地上，四面一瞧，境頗荒涼，盡是高高低低的土崗子，半箭路外，是一片茂密的樹林，羅刹夫人在前面越牆而出，怎會不見，定然進了樹林了，慌一伏身，不管有路無路，從亂土崗堆裏奔去，驀地聽得林內起了輕揚的口噓，脚步一緊，搶入林內，果然羅刹夫人從樹上飛身而下，向她說：「我遠遠瞧見塔上掉下兩個匪徒，便知你出了手，如果你用的是子午透骨釘，他們便能揆着我們來路了。」

羅幽蘭道：「不是。」便將塔上的情形說了，羅刹夫人點頭道：「好！……」喇說着，羅刹夫人一拉羅幽蘭，向林外一指，兩人一閃身，各人閃在一株樹後，向林外看時，因為這片樹林，是亂土崗盡頭的一座山脚，地勢略高，可以看清育王寺後一帶圍牆，這時圍牆上不斷的冒出人影，有不少人舞着兵刃，跳出圍牆來，又聽得寺前尖銳的角聲，嗚嗚直吹，這種角聲，是苗兵集隊打仗用的，兩人一聽便知城內榴花寨的苗兵也出發了，寺內起火所在，紅光漸落，白霧似的小煙，冒起老高，定已用水救熄了，羅刹夫人把猶龍劍還入羅幽蘭背後合股劍鞘內，拉着她手說：「這時三更已過，讓他們捕風捉影的闖去，我們回去罷。」

兩人回到榴花寨近處的山腰上，找着了四頭人猿落脚處所，兩人在山腰昏點山泉，吃了點隨身乾糧，略微休息了一下羅刹夫人把大殿斬龍，矮屋放火，以及用彈弓的女子追趕自己的情形說了出來，原來羅刹

夫人把一排矮屋放火以後，看着起了火，塔上掛下布來，便想和羅幽蘭會合一起，立時回去，忽然想起在後殿偷瞧那個背上帶劍的女子，明明是個首領，明明是個羅刹出世的主角；可是她又叫人到密室去瞧聖母，其中還有鬼戲，羅刹夫人對於這層，心裏一轉，還得探個水落石出，她想到便做，不管就近火光冲天，兩臂一振，刷的又飛上了近處屋頂，翻過幾層屋脊，從寺的右面又翻到左面層層院落之處，這時寺內匪徒，齊向寶塔奔去，能在屋上游行的匪徒，也是專心在塔上，萬不料敵人好整以暇，翻身復入重地，羅刹夫人在左面各層院落，忽上忽下的盤旋了一陣，忽見一道短短花牆，中有一重月洞門，隔開了另一座精緻的小樓花木扶疏，很是雅靜，她越過花牆，便聽得樓上有人笑語，她一瞧樓並不高，樓廳敞着，近廳一株梧桐，樹帽子比樓還高，心裏立時得計，一瞧樓下靜靜無人，便飄身而下，走近梧桐，一縱身便上了梧桐樹，藉枝葉隱身，移身到樓廳口，向內瞧時，只見樓內裝飾得錦綉輝煌，中間一張錦榻上坐着一個不男不女的怪物，頭上長髮披肩，齊眉束着一根金色帶子，面上擦着很厚的宮粉，而且畫眉點脂，身上披着一件八卦綉織金道袍，膝上却擡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這女孩裝束，好像是個丫頭，那怪物擡着女孩子，醜態百出，女孩子一面掙扎，一面笑罵道：「瞧你這怪模樣，你還是羅刹聖母呢，我問你，你這樣囉唆，你究竟是聖母還是聖公呢？」那怪物哀求道：「小寶貝，你依了我，公的母的你便明白了。」那女孩笑罵

道：「你是不要命了，我們首領那一夜也少不了你，如果知道沾了我，我還有命麼，你以為此刻出了事，首領一時到不了這兒，你便放我不過去了，萬一！」剛說着，樓梯一響，嚇的從門外竄進一人，是個年青的匪徒，這當口，怪物膝上的女孩子，已經跳在一邊，面上却嚇得變了色，進門的年青匪徒，朝兩人一陣冷笑，向坐在牀上的怪物喝道：「首領命你快把身上一套聖母行頭，立時脫下，免得被敵人瞧出我們已盡來，今晚突然來了對頭，非常厲害，還摸不清是何路道，來了多少人，事情很是難說，聽清了沒有？……快脫下來，面上也洗乾淨……我們碰着了厲害對頭，你還有心思背着首領找便宜……你惦着你自己的小命兒罷。」說罷，翻身下樓去了，屋裏女孩子掩着臉哭了起來，那怪物也慌了神，手忙腳亂的把身上八卦袍脫下來，嘴上兀自罵道：「誰不知道你和首領也有一手，我不信你這小雜毛，蓋過了我去。」

樓內這幕活劇，在梧桐樹上羅利夫人眼內，立時看出所謂羅利聖母，原來是這樣的把戲，隨手在樹上摘了兩顆梧桐子，自己暗暗笑着說：「現在我替這位聖母做個記號，」轉念之間，隱在梧桐樹後微一撮口，發出極輕微的嘯聲，樓內滿臉脂粉的聖母，聽着一點嘯聲，不禁朝着隱口抬起頭來，他一抬頭，這邊羅利夫人手上兩顆梧桐子唳的射入樓內，只聽得那人啊呀一聲，兩顆梧桐子已經嵌入雙眼，睜着眼往後便倒，羅利夫人一個黃鶯纖柳，一聳身子差不多跟着兩顆梧桐子飛進廳內，一伸手，便把掩面驚啼的女孩子拉到

身邊，好言撫慰道：「不必害怕，我是觀音大士化身，捉拿這般妖孽來的，現在我問你一句話，你們首領外號叫甚麼，這人假扮羅刹聖母，大約是他們一黨，在這寺內有幾個為首的，好好兒實說出來，我不難為你。」那女孩瞧見羅刹夫人臉上可怕的血紅人皮面具，魂都冒掉了，被羅刹夫人很溫和的哄了一陣，才驚魂歸竅，跪在地上哆哆嗦嗦的說：「裝聖母的青年男子和她，都是被匪人擄劫來的，想來摸不清這般匪人是甚麼一回事，只聽得匪黨們私下稱首領叫作『九尾天狐』，首領下面還有三個有能耐的匪人，管着全寺的人，聽說明後天，還有能人到來，其餘便不知道了。」羅刹夫人看了地上瞞着的瞎眼聖母一眼，對女孩子說：「好，回頭九尾天狐到來，你只說：『觀音大士化身到此捉妖來了。』你記住這話，將來你還可以回自己家去。」說罷，穿廳而出，一轉身，燕子一般掠過一層側屋，向寺後飛馳，越過了六層屋脊，距寺後圍牆，還有一段路，忽聽後面有人喝道：「站住，暗地搗亂，算那門子好漢。」羅刹夫人並不轉身停步，只脚下微一放緩，微一轉臉，瞧見身後幾丈開外，追來一個長身女子，便是後殿瞧見的女首領，大約這人便是九尾天狐了，見她一面追，一面把背上彈弓褪下來，羅刹夫人故意脚步放緩，仍然向圍牆奔去，猛聽得身後弓弦連響，一轉身，並不躲閃，玉臂揮去兩手各撮住一枚彈丸，彈丸入手，一掂份量，便知不是五金一類的彈丸，隨手向懷裏一揣，九尾天狐的彈丸，驕珠般飛來，有時故意不打人，向羅刹夫人前身後瓦上打去。

，羅刹夫人施展手法，接了七八枚彈丸，有幾顆掉在屋下，有幾顆落在身邊屋瓦上，彈丸立時爆裂如粉，散開一種刺腦的腥香，羅刹夫人鼻子裏早已聞了解藥，並沒覺得怎樣，明知這就是匪人看家法寶迷魂彈了，一面往前走，一面暗地留神身後九尾天狐，已停身不追，彈弓也沒有發，似乎對着羅刹夫人身影，萬分驚疑，羅刹夫人不去管她，脚下一緊，飛一般越出圍牆，辨明了方向，進了一片樹林，等候羅幽蘭了。

羅刹夫人和羅幽蘭兩人會面後，趕到榴花寨，仍然坐上竹兜子，由四頭人猿抬回龍吟崗山的苗村，到時天色已有點發曉，沐天瀾放心不下，早已在高高的茅亭上迎候了，片時，桑亭翁起來，也到了茅亭，四人見面一談，明白她們兩人在育王寺的一夜經過以後，沐天瀾不敢就誤時候，帶着隔夜寫好的沐府密劄，和兩個家將，按照原定計劃趕赴南瀾鎮去了。

沐天瀾走後，羅刹夫人和羅幽蘭便老苗子家中，暫時休息，靜候回音，桑亭翁却叫老苗子做鴛鴦，逍遙自在的盡情暢遊四近溪山，這一天，差不多便在這樣的悠閒的境界中過去，等得沐天瀾從南瀾回來時，已是第二天午後，大家一問沐天瀾到南瀾細情，他說：「南瀾帶兵的參將，正愁着兵力單薄，坐立不安，一見到沐府調兵密札，又知道我是誰以後，高興異常，宛如絕處逢生，立時照我吩咐，派了兩名幹弁，

帶着密札，騎着快馬飛奔老虎關，據說南湖到老虎關，密設兵站，快馬傳遞，當天可等回營，果然，不到日落，回音已到，說是尤總兵得到密劄，立時親率勁旅立奔南湖，當晚可到，緊囑南湖守將，留住我等他趕到南湖，面商機宜，大理方面，也由他立派委員繞道知會，照劄行事，因此我一時不便回來，等到起更時分，尤總兵果然率領一標人馬，趕到南湖，和我見面之下，我便把匪情內容告訴他，囑他照計行事，尤總兵喜出望外，和他在南湖兵營內談了一夜，他屢次探問我的住所，和我們的下手的細情，我只推事關機密，另有高人臂助，不便預告，今天我告別回來，尤總兵和南湖守將送我過溪，眼見我走入絕無人烟的荒山密林，定是驚疑萬分，弄得莫名其妙了。

羅刹夫人道：「官軍方面，我們已有相當聯絡，現在我們要和九尼天狐見個真章了，解決了白蓮餘孽，再對付蒙化城內的苗匪」，桑亭翁道：「九尼天狐一去，沙定籌免死狐悲，自己便要担驚害怕，存不住身，不過我在點蒼山，似乎聽人說起過，九尼天狐是川藏交界出名的女匪，狐羣狗黨，定然不少，你們昨晚在育王寺內，已從匪人口中聽出尙有匪黨到來，兵貴神速，你們還是趕快下手，免得夜長夢多」，羅刹夫人笑道：「老前輩說得好，兵貴神速，咱們準定今晚下手」，她說到這兒，從懷裏掏出幾顆彈丸來，擱在矮桌上，笑道：「這是九尼天狐的法寶，昨晚她白廢了不少迷魂彈，被我接住的，當然沒法爆裂，便是

她故意打在我前後左右的彈丸，落在瓦上碎裂，爆開迷魂藥粉，也半點沒有發生效力，一則我預先聞了解藥，二則我竄房越脊，並未停步，所以她這法寶算白廢了」，大家細看這迷魂彈製法精巧，外面是薄薄一層膠泥，再塗一層銀衣，上面還印出九尾天狐四個小字，這種丸藥似的彈丸，當然脆脆易碎，外殼一碎，裏面藥粉便隨風飛揚，敵人如無預防解藥，一吸即暈，羅幽蘭看得有趣，隨手搗了兩顆，放在鏢袋內，向沐天瀾笑道：「這種迷魂彈，不知虎豹一類的野獸受得住受不住，否則利用這種彈丸，捉幾頭活的玩玩倒有趣」，羅刹夫人道：「被你一提，我想起今晚預備帶着人猿堂而皇之和匪徒見個高下，人猿雖然長得銅筋鐵骨，也得抹上一點解藥，免得中了匪徒們的道兒」，羅幽蘭笑道：「你預備叫人猿把我們抬進寺去麼，但是兩乘竹兜子，抬不了四個人呀，難道叫四頭人猿，背着我們走嗎」，沐天瀾也道：「育王寺被你們攪了一下，豈肯干休，今晚定必預防，白蓮教匪，出名的詭計多端，無惡不作，我們還是謹慎一點的好，再說，和這般匪徒講甚麼江湖過節，到時我們隨機應變，管甚麼暗進明進呢」，羅刹夫人向他媚笑道：「你放心，到時我自自辦法」，又向羅幽蘭道：「你以為兩乘竹兜子，抬不了四個人，這好我早已想定主意，而且我們四個轎夫，我還要替他們改扮一下，像個人樣才合式哩」，說罷，躡身出屋，找着老苗子，又搜羅了幾匹紅絹，匆匆走向人猿棲居的山谷去了，她回來時，夕陽下山，老苗子兩個女兒，已在張羅幾位

貴客的晚餐了。

飯罷，羅利夫人換下身上苗裝，換了茅亭上羅幽蘭初見她時一身雅潔的裝束，羅幽蘭也把男裝換了，還她本來面目，改穿一套俏麗飄逸的夜行衣，兩人都戴了人皮面具，另又拿出一具，硬逼着沐天瀾也戴上了，這是羅幽蘭的主意，似乎沐天瀾戴上了面具，回頭和九尼天狐接觸，似乎放心一點，沐天瀾面具以外，仍然一套，通身玄色的武士裝，只有鶴髮童顏的老泰山，依然道袍雲履，大袖飄飄，未帶寸鐵，在桑亭翁心裏，認爲眼前的嬌女嬌婿有羅利夫人主持其間，萬無一失，自己跟去，無非湊個熱鬧，站在一邊，看他們各展身手，掃蕩羣魔，也是一樂。

時值仲夏月圓之夜，天上萬里無雲，捧出一輪冰盤似的皓月，高掛層巒之上，溪山草木，罩上了爛銀似的一層月光。另有一種縹渺清幽之境，桑亭翁羅利夫人羅幽蘭沐天瀾四人，把隨從留在苗村，先到人猿棲息之處，只見巨靈似的四頭人猿，圍住了一潭泉水，站在水邊，向水裏照自己的影子，個個裂着闊嘴，不斷的噠噠怪笑，笑得毛臂亂揮，聲動山谷，一見羅利夫人等到來，立時奔過來，爬在羅利夫人腳邊，顯出親暱的樣子，桑亭翁等一瞧今晚四頭人猿，金髮披拂的毛頭上，纏着大紅生絹，腦後拖着幾尺餘絹，腰上也緊緊的束着幾匝紅絹，前面打個結，垂下餘絹來，正把私處蓋住，後面一條短尾，也束在紅絹裏向了

，這樣一裝扮，遍體發光的金毛，配上纏頭束腰的紅絹，益顯得山魃海怪一般，格外猙獰可怖，最有意思的，潭邊攜着兩乘奇異的竹兜子，抬肩的兩支轆轤，特別加長，中間一先一後，綁着兩具竹椅子似的東西，大家一看便明白，這是羅刹夫人的新花樣，這樣，每乘竹兜子，可以坐兩個人，四個人都可以叫人猿抬着走了，像巨靈似的人猿，再多拾幾個人，原是不生問題的，於是，桑孛翁和沐天闌一先一後合坐一乘，羅刹夫人和羅幽蘭合坐一乘，立時出發，趁着一片皎潔的月色，讓四頭人猿輕車熟路的，馳驟於萬山叢中，片時，到了榴花寨上面一條高嶺上，忽聽得一株松樹上，有人急喊：「女英雄止步，俺有機密報告」，這人喊時，樹下人猿脚步如飛，已抬出老遠，羅刹夫人慌嚇住人猿，回頭看時，那人飛身下樹，腳不點地的跑了過來，到了跟前，原來是那個大化頭陀，大化頭陀沒有見過人猿，哪才一陣風過去，他已瞧得疑神疑鬼，此刻逼近一看，這四個怪物，幾乎比他高出半個身子，連竹兜子上坐的人，也覺高高在上，顯得他格外渺小了，未免胆戰驚心，駭得望後倒退，羅刹夫人笑道：「莫怕，這是我家養的人猿，不礙事，你有話快說罷」，大化頭陀說道：「前晚俺照女英雄吩咐：進了蒙化城，先在僻靜處所養點精神，不等天亮，便把帶進城去的那疋寫字的布，掛在一株最高的樹上，趁着天尚沒亮，悄悄越城而去，路過育王寺，暗地瞧見寺後人影亂竄，松油亮子在寺後亂山岡上，到處亂幌，寺內兀自冒着白煙，大約遭了火，俺躡足潛蹤

，飛奔至榴花寨，遠遠便瞧見寨前爛岩上，苗匪多了幾倍，要路口也有持槍帶弓的苗匪把住了，我又從偏僻小路窺竄，想繞道避過苗匪耳目，翻到這面嶺上，一不小心，被一個伏在暗處的匪徒，瞧出形蹤，追了過來，我一閃身，等那匪徒近前，出其不意的，把他擒住，拖到僻靜之處，一看不是苗匪，是育王寺羅刹聖母手下的小頭目，這人被製住，禁不住俺拷打恐嚇，便說出前晚女英雄斬龍燒寺殺匪的情形，他說他們首領暗地跟蹤，已經探出兩位女英雄是從龍吟崗山這方面出來的，不過女英雄脚程太快，過了榴花寨，連脚印都找不出，摸不清是那路英雄，連夜知會苗匪首領沙定齋增派苗匪，保住老巢榴花寨從榴花寨到育王寺一條路上，沿途要口，由育王寺匪徒們，率領苗匪沿途埋伏，等候女英雄再去時，便用亂箭截殺，又說育王寺內又出了幾個厲害匪黨，暗地設計，用全力對付女英雄們，我得了這樣消息，先把那小頭目殺了滅口，翻過了幾處險峻山頭，繞過了榴花寨，才在這條嶺上靜候女英雄們到來，俺在這嶺上蹲了一天一夜，幸而在蒙化城內，順手牽羊，摸著可吃的帶在身邊，嶺腰有泉水，倒不愁飢渴，躲在嶺上，可以望到下面榴花寨的動靜，午後瞧見榴花寨進進出出的苗匪，絡繹不絕，通育王寺這條路上，時常聽到馬蹄奔馳之聲，想必在那兒佈置沿途埋伏的詭計了，我怕誤了事，太陽一下山，便爬上高樹眺望女英雄的來蹤，想不到竟被俺迎候着了一，羅刹夫人聽了大化頭陀一番報告，和頭陀客氣了幾句，便止住人猿，和大家跳下竹

兜子，走入嶺巖深密的一片松林，吩咐四頭人猿把竹兜子藏在嶺背隱密處所，待命再進。

大家在松林內席地而坐，羅刹夫人替大化頭陀引見了羅幽蘭桑萃翁沐天瀾，羅幽蘭是昨夜見過的，不過今晚改了裝束，不是男裝，除出桑萃翁，都帶着面具，不過羅刹夫人今晚却對他說明了衆人的來歷，大化頭陀格外起敬，其中沐天瀾還是少林外家掌門人滇南大俠葛乾蓀的得意門徒，和他還是同源嫡派，又是對付匪徒的負責人物，大化頭陀這才明白了一點眼前情勢，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白廢氣力，育王寺百餘僧人的怨仇，也許在幾位身上穩穩的可以報復了。

這時羅刹夫人向大家說道：「匪徒在這條路上便是十面埋伏，大約也擋不住我們，不過我們得多費一點手脚，現在我們不如將計就計，製用圍魏救趙之策，把匪徒官腦引到這兒來，我們却雙管齊下，乘機分人暗入蒙化，直搗匪巢，在蒙化城內四個縱火，引官軍乘虛克復了蒙化，如果事情順手，今夜便可一舉成功，匪徒們既然在這條道上設了埋伏，把幾個匪首引到此地很是容易，我們只要在嶺上安坐片時，不用我們自己出手，命四頭人猿下去，便把這苗匪老巢，攪個稀爛，放把野火，定把沙定籌和九尾天狐等匪首引了來了，」羅幽蘭道：「我知道滇西苗匪，善用一種伏弩，名叫「偏架」，原是諸葛武侯傳下來的軍器，箭頭上多用毒藥淬過，人猿長得高大，目標顯著，不要教牠們吃虧才好」，羅刹夫人笑道：「你不知道

人猿遍身毛厚皮堅，刀槍不入，只兩眼和胸前一塊小地方，是柔嫩之處，可是牠們眼能夜視，空手接箭，更是天生的本領，不用說是伏箭，便是我們用十分厲害暗器，也不易制服牠們的，說罷，轉身向四頭人猿咕哩呱啦說了一陣猿語，大約是面授方略，只見四頭人猿一面聽着，一面裂着大嘴，好像樂得了不得，一對血紅的怪眼，滴溜溜亂轉，聽完了話，樂得亂蹣亂跳，好像叫牠們去吃美食一般，突然齊聲怪叫，轉身一跳丈把路，立時分頭向嶺下奔去，羅利夫人向羅爾爾笑道：「今晚叫你瞧個新鮮景兒」。

人猿一走，大家走向林口，齊向嶺下注目，這條嶺脚下，便是榴花寨，山嶺雖高，從上望下，却可看清全寨形勢，只見人猿蹣跚如飛，手足並用，眨眼之間，已奔到嶺下榴花寨礮牆之下，奔下去時，却沒擠在一塊，分頭散開，向榴花寨四面進身，四肢並用，捷如飛鳥，煞時失了四頭人猿的蹤影，一忽兒榴花寨礮樓上人影亂竄，弓弦亂響，寨內也極響怪叫，鬧成一片，月光之下，看出寨前寨後的礮塔角樓上，標箭紛飛，却向寨內亂射，片時，寨內紅光上湧，四面起火，越燒越旺，烈焰飛騰，土沖雲漢，逼得全寨通紅，一片火海之中，四個天魔般大怪物，飛舞上下，連聲怪嘯，振動山谷，最奇四個怪物，長臂揮處，便從牠手臂上拋起一團人影，拋球一般，直上高空，然後這團人影，扎手舞腳而下，直鑽入血紅的飛燄火舌之中，從四個大怪物手上，不斷的拋起人球，此起彼落，連綿不斷，不管遠近，凡是拋起的人球，沒有一個

不滾落於火燄之中，在嶺上遠望的人，看到榴花寨變成一座火燄地獄，隨風而捲的狂燄，好像幾條張牙舞爪的火龍，惡狠狠的爭先搶奪四個天魔拋進去的鬼影，火舌亂捲，好像一呼一吸，吞吐着拋去的鬼影，最慘烈的砲砦上人影滾滾，大約嚇得魂飛胆落，不顧死活，擠着向寨外跳下，活像落葉似的紛紛掉了下去，不料天魔飛來，長臂抓去，隨意一拋，只聽得鬼也似的一聲慘叫，跟着這聲慘叫，又拋入火海裏去了，場面雖然奇兇絕慘，遠看去却似盛樓海市般，一幕光怪陸離的幻影。

在榴花寨烈焰飛騰當口，寨外通官王寺一條路上，近寨一段密林叢篁之間，鬼影似的紛紛跳出許多人來，飛一般向榴花寨趕來，似乎趕來救火的，趕到寨前，猛見一片紅光映出砲砦上飛舞着天魔般幾個怪物，在那兒亂拋人球，嚇得棄弓丟箭，齊聲驚喊，乖覺一點的，便轉身沒命的飛逃，不料這聲驚喊，偏被怪物聽到，瞧見了寨外還有這許多可拋的人，怪嘯起處，每個怪物隨手拆下一頭着火的竹籐木柱之類，向寨外驚喊的人們擲去，這樣短椽長柱，到了怪物手中，又變成了飛空的火箭，在嶺上旁觀的眼中，却不像火箭，又似大大小小的許多火龍火鴉，帶着半身烈焰，曳着奇怪的嘯聲，向驚喊飛逃的人們追去，四個怪物，八條毛臂，拋厭了人球，目標移到寨外，着火的東西，俯拾即是，勁足勢急，一溜溜的火箭火球，呼呼亂飛，射出老遠，逃走的人們，跌跌滾滾，只要挨着一下，立時送命，而且火星飛爆，火舌亂捲，寨外一

段路上，又唸唸吓吓的，從林木榛棘之間，燃燒起來，隨着風勢，火蛇亂竄，又幾乎變成野燒，幸是夏季，草木滋潤，不比秋冬草枯木禿，還不致延燒到不可收拾。

這當口，嶺上的羅刹夫人眼看榴花寨已經燒得只剩四面的碉樓，連四頭人猿都站不住了，跳出寨外，還要追逐奔逃的苗匪，便從她櫻唇上發出清揚幽遠的嘯聲，這邊嘯聲一發，榴花寨外四頭天賦似的人猿，立時停步，轉身向嶺上奔回，同時那面育王寺來路上，蹄聲急驟，火燎如龍，一隊人馬呼嘯而來，約有二百人，風馳電掣的趕到一片焦土的榴花寨，從一片松油亮子的火光中，看出這隊人馬裏邊，並非全是苗匪，有不少裝束詭異的人物，騎在馬上東西亂指，嚷成一片，似乎看得寨內火光未熄，已經燒光，無法可想，有幾個施展本領，在馬鞍上騰身而起，竄上尚未倒塌的碉樓，向寨內查看，也有抬頭向嶺上探望，無奈嶺高林密，從下望上，如何瞧得出來，羅刹夫人一般人立身所在，原是一座陡峭的山嶺，從嶺上到下面榴花寨，少說也有二三十丈的高下，便是在嶺上看下去，只能藉着下面一片松燦的火光，看出一點匪徒的動作，却辨不清匪人的面貌，惟獨羅刹夫人目光銳利，約略瞧出騎馬的匪徒當中，非但有九尾天狐在內，似乎還有幾個異樣的人物，暗想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把火把匪徒們引了來了，九尾天狐定然料到榴花寨出事，與前晚寺內搗亂的人有關，幾個首要匪徒，所以糾合大隊人馬前來察看了，她心裏暗暗得意，悄悄和

衆人一計議，大家馬上向後撤出一段路去，到了適宜地點，再分頭潛蹤隱身，並請李翁領着羅幽蘭大化頭陀分頭照計行事，她只把沐天瀾留在身邊，獨擋羣寇，又向四頭人猿吩咐幾句，然後消立嶺巔，靜看下面匪徒們的舉動。

嶺下大隊匪徒，非但其中有白蓮匪首九尾天狐，和榴花寨土司沙定籌，而且還有幾個當天趕到育王寺的厲害惡黨，因為得到老巢起火的飛報，明知是對頭的毒計，更恨的是還沒有摸清對頭路道，好在幫手已到，人多氣壯，才率領大隊悍匪，一陣風趕來，不料趕到以後，火光未熄，敵影全無，幾個首腦，正在商量搜查敵蹤之策，猛聽得這面嶺腰內發出奇特的長嘯，非人非獸，其音淒厲，聽在耳內，不由得令人心悸，而且這種怪嘯一發，遠遠的也有同樣的怪嘯相和，倏近倏遠，忽高忽低，歷久不絕，加上四面山谷的回音，好像遠近林谷之內，藏着無數兇險厲鬼，向這隊匪徒示威，一忽兒便要飛舞而出，攔人而噬一般，饒是一等潑胆，也不由的胆戰心驚，加上匪徒們來時，原聽到從榴花寨逃出來的匪徒，報稱有四個巨靈神似的怪物，縱火燒寨，拋人如球，此刻親身聽到這種怪聲，豈止四個，似乎前後左右一忽兒便有無數怪物出現一般，頭一個苗匪首領沙定籌，性雖兇悍，人却迷信，早已面上失色，幾乎要傳令退兵，無奈當着九尾天狐一般人面前，只好硬着頭皮充硬漢，且看他們怎樣對付，可笑九尾天狐這般白蓮教餘孽，從教祖徐鴻

羅利夫人



三



響傳下來，原是裝神裝鬼，慣弄鬼把戲的匪教，不想從那夜起，被別人做了手脚，破了鬼把戲不算，今晚似乎又落入敵人把戲之中，竟猜不透，這種怪聲後面，藏着甚麼詭計，把一個兇淫奸滑的九尾天狐，也鬧得有點虎頭蛇尾了，其中有幾個跟來的厲害脚色，向九尾天狐說道：「休管牠是鬼是怪，無非是敵人一種詭計，我們有這許多人在此，難道憑這怪聲，便把我們嚇退不成，今晚好歹先摸清了敵人的來蹤去跡再說」，這幾個匪黨一壯胆，九尾天狐冷笑道：「當然是敵人詭計，照眼前地勢，前面嶺上，我們必須上去搜查一下，」她說完了這話，首先跳下馬鞍，拔下一柄長劍，叫沙定鑿指揮大隊苗匪，分頭殺上嶺去，尙未分派停當，嶺腰上怪嘯忽絕，却有人在嶺腰上順風大喊：「請白蓮教首領九尾天狐上嶺談話」，接連喊了幾遍，最後却喊出了，「有胆量的上嶺來，有仇過路朋友在此候教」，夜靜聲高，喊出老遠，嶺下匪徒們聽得逼真，這一喊，又出於一般匪徒意料之外，九尾天狐舉劍一揮，高喝一聲「跟我上嶺」，一伏身，便向嶺腳奔去，馬上的匪黨，一個個都拔出兵刃，跳下馬跟蹤上嶺，苗匪首領沙定鑿這時豈能落後，立時率領苗匪，分頭尋路上嶺，留下一小隊苗匪把守嶺下，於是苗匪手上的松油亮子和長杆梭標上的雪亮銅鋒，漸漸的閃上陡峭的嶺腰，可是這般匪徒好容易爬上嶺腰時，却又聽得頭上嶺巔有人喊着：「嘿！早知道他們上嶺費事，還不如我們下嶺去好了」，九尾天狐一般匪首總在耳內，恨在心裏，一聲不哼，一個個施展

本領，輕登巧縱，撲奔嶺巔，苗匪首領沙定籌也只好指揮自己部下，奮勇而上。

九尾天狐帶了幾名有能耐的匪黨，和十幾名勇幹的教匪，首先竄上嶺峯，只見嶺上地勢較坦，一片密密層層的松林，隨着山嶺蜿蜒之勢，向左右兩面擴展開去，月光之下，只有怒濤一般的松聲，不見敵人身影。回頭向嶺下看時，沙定籌率領的苗匪，還盤旋於怪石矮樹之間，九尾天狐和一般黨徒，拿不住敵人在左右，未免停步，私下計議，忽聽得松林深處，有人說話，似乎便在對面沒有多遠，只聽得一點語音，早被狂吼的松濤混亂了，九尾天狐明知碰着了不可測度的厲害人物，若明若昧的佈置着步步誘敵的詭計，但是率着大隊人馬上嶺，已成了有進無退之勢，好歹要認清了敵人面目，作個了斷，才是辦法，心裏略一盤算，且不理會敵人，等得沙定籌率領的大隊苗匪上了山頭，便又派了幾十名帶弓箭的苗匪，守住這處上嶺的要口，這樣和嶺下的苗匪，可以上下呼應，免得進退失據，在九尾天狐以為步步謹慎，算無遺策，其實她這樣一佈置，正墮入羅刹夫人的算計了，故意一步步誘他們上山頭，使匪徒們不得不分兵把守退步，然後可以用少擊衆，穩操勝算了。

九尾天狐佈置好了退步，自己率領黨羽，居中穿林而進，却教沙定籌指揮苗匪，揀着松油亮子，分作兩翼，同時進入松林，進林以後，搜索了一段路，業已穿過松林，才看出林外是這一面下嶺的斜坡，却沒

有上乘一面的陡峭高拔，斜坡下面盡是寸草不生的亂石崗子，對面幾十步開外地勢又陡然高起五六丈，形若駝峯，峯頭是塊平整的草坪，密層層的松林，屏障一般，排列在草坪後面，從黑沉沉的林下，閃出一個黑影來，緩緩的走到草坪空闊之處，月光照體，顯出是個身背長劍，一身勁裝的少年壯士，這人在草坪上，很自在的抬頭望月，似乎把這峭嶺頭一般匪徒，毫不在意一般，九尾天狐等這時一心要與敵人會面，弄個水落石出，不再留神敵人甚麼陣式，一個個施展輕身功夫，從斜坡飛身而下，猿猴一般，縱躍如飛，渡過下面一片亂石崗子，再向那座峯頭飛躍而上，好在這座駝峯，並不高峻，一湧上峯，踏上峯頭那塊平整的草坪，却見那勁裝少年，帶着面具，在坪心挺然草立，見了這許多人湧上草坪，毫不驚奇，而且連背上的長劍，都沒有拔在手中，只雙手微抱，朗聲說道：「那一位是九尾天狐，請過來俺有話說」，這當口，九尾天狐一般靈羽，和沙定篤手下的苗匪，陸續搶上峯頭，雁翅般在草坪的一頭排開，苗匪手上的松油亮子，把這塊草坪中心照得雪亮，在九尾天狐眼內，把對面的人當作昨晚進寺搗亂的二人之一，仇人相見，當然眼紅，何況指名叫陣，她身邊的健將，個個想爭先會敵，她說：「且慢，讓我先問個明白」，她說了這句話，一個箭步，離隊而去，竄到坪心，和那蒙面壯士相距六七尺遠近，對面立停，橫着寶劍喝道：「我與尊駕，大約素未相識，當然談不到怨仇，為甚麼昨夜在我寺內時地搗亂，今晚你又在榴花寨放火，這種

行爲，算不了英雄，現在既然你有意和我們靚面談話，我便是九尾天狐，我先聽一聽你的萬兒和來意，你既然有意和我見面，你面上的人皮面具，大可丟掉，不必再弄玄虛，她嘴上侃侃而談，一對勾魂攝魄的眼珠，不斷的打量對面的人，只覺這人猿臂蜂腰，一身青的夜行勁裝，從頭到腳，處處透着英挺不羣，不用去掉面皮，便知是個與衆不同的人物，在九尾天狐說話時，這人面具上一對眼窟窿內，兩道炯炯放光的眼眸，也向對方上下打量，覺得九尾天狐雖沒有羅幽蘭的狡黠如花，羅利夫人的秀媚絕俗，却也面目楚楚，身材婷婷，有幾分姿色，尤其眉目之間，風騷入骨，不過帶着一種潑辣狡兇之態。

原來和九尾天狐靚面談話的蒙面壯士，便是沐天瀾，他是按照羅利夫人面授方略，逐步實施，他等九尾天狐說了幾句話以後，微一冷笑，突然右臂一抬，把自己臉上面具揭掉，他把面具一揭，九尾天狐立時覺得眼前一亮，心裏一驚，兩隻眼直勾勾的釘在他臉上，再也捨不得離開，沐天瀾故意又向前邁了一步，可笑九尾天狐情不自禁的也向前走了兩步，而且手上橫着的寶劍，軟軟的垂了下來，這樣，兩人距離只有三四步的遠近了，沐天瀾肚裏暗笑，故意低聲說道：「我久仰九尾天狐的大名，今晚偶然路過此地，和你無意相逢，才想和你談一談，剛才你向我說的話，我摸不着頭腦，大約你看錯人了，怪不得你們帶着這許多人，其勢洶洶的似乎要和我拚命一般，我和你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幾會到你們寺裏搗亂過，也許

是我朋友幹的事，倒沒有準兒，現在你們擺成這樣陣勢，是不是依仗人多，想欺侮我單身的過路客人，哼！不是我小看你們，我還沒有把你們放在眼裏哩」，這一套迷離恍惚，難以捉摸的話，九尾天狐聽得摸不着頭腦，這位騷狐，生平又沒有見過這樣英俊不羣的美男子，色令智昏，身子早已酥麻了半邊，把右手一柄寶劍拄在地上，左手指着沐天瀾笑道：「說了半天，我還不知道你是誰，你說的話，我也不能全信，喂！難道你想見我，便是這幾句話嗎」，沐天瀾眼神注定了她手上寶劍還隨時注意她背後遠遠站着的一般匪徒，聽她這樣一說，微微笑道：「當然有重要的事，才想和你一談，現在我先叫你知道我是誰，我便是江湖上傳說的玉獅子，我知道你們這般人，在川藏一帶出沒，也許沒有聽過我的名頭」，沐天瀾不說姓名，故意把這風流神號噱她，九尾天狐嘴上低低的念着「玉獅子，玉獅子」，似乎滿肚皮搜索，兀自想不起江湖上有玉獅子這麼一個人，沐天瀾却又朗聲說道：「你在川藏一帶稱雄，倒也罷了，偏又跑到滇西來，和最後出息的苗匪合起夥來，苗匪是仇視漢人的，你們難道忘記自己是漢人了，這且不去管他，你們也許另有用意，但是你們自己太不量力了，憑你們這點微末的殘餘根基，居然相佔據大理，雄霸滇西，造起反來，你們定以為沐府沐老公爺去世，省城調不出雄兵猛將，可以為所欲為了，其實你們想左了，而且你們到此刻還在夢裏，據我所知，沐府早已暗暗調派精兵，把你們四面咽喉要路扼住了，一面又密派能人

，深入你們巢穴，把你們慮實動靜，調查得清清楚楚，一舉手，便能把你們和苗匪一鼓成擒，四面張着網，誰也逃脫不了，你們偏又晦氣星照命，偏又舊事重提，把點蒼山羅初閣一段神話，當作護身的鬼畫符，編出羅初二次出世的鬼話，鬧出羅初聖母降壇的鬼把戲，你們一鬧這種鬼把戲不要緊，無意之中却得罪了兩位厲害人物……」沐天瀾話風略停暗地留神九尾天狐的神色，見她聽得秋波亂轉，臉色屢變，忽然她順着話風，問道：「你說的兩位厲害人物是誰，快說」，沐天瀾朝蒙化城和育王寺所在的方向，看了幾眼，尙無動靜，知道時機未到，再說下去，圖窮匕現，便要見真章，故意把話引了開去，好像關切似的，釘了她幾眼，歎口氣說：「我早知道川藏有你這樣的一個人，也是一位難得的女英雄，何苦飛蛾撲火，身投羅網，不過我有點交淺言深，但是既然被我碰上，我還得好言相勸，現在危機就在眼前，爲你着想……」

沐天瀾說到此處，故意輕輕的說道：「最好你幡然悔悟，馬上領着你心腹黨羽，遠離是非之地，否則你把苗匪的首領殺了，也是將功折罪的一策，這是我閩人閑語，聽不聽在你，好，現在我把假說的話說盡了，我不打攪你們，後會有期，我要上路了」，九尾天狐突然把劍一橫，向沐天瀾面上看了又看，兩道秋波，射出異樣的神采，咬着牙，點着頭，似笑非笑的向他說道：「你這番好意，如果句句真個從你肺腑裏出來的，我當然得領你的情，不過你剛才所說兩個厲害人物，究竟是誰，我得問個清楚，也許憑你一番好意，

和這兩位厲害人物，我只好掩旗息鼓，順從金玉良言了」，說罷手上劍光一閃，脚下微動，身子又逼近了一步，嘴上却笑着說：「玉獅子，你說的兩個厲害人物，畢竟是誰」，沐天瀾見她神色有異，霍地向後微一滑步，便退出六七尺去，九尾天狐冷笑了一聲，忽又歛了口氣，向沐天瀾說：「你既然多心，爲甚麼不亮劍呢」，沐天瀾不理會這話，向她說道：「滇南有位羅刹夫人，你知道不知道」，九尾天狐點頭道，「最近聽人說起過這個人」，沐天瀾又說：「從前滇南祕處崖九子鬼母手下有位女羅刹，知道不知道」，九尾天狐一聽這話，忽地一蹶脚，指着沐天瀾恨聲說道：「謝謝你，現在我都明白了」，說了這句，忽地死命釘了沐天瀾幾眼，失驚似的指着他喊道：「咦！你們的鬼把戲真不小，你也不是甚麼過路客人，你定然

是人們傳說的沐二公子了，好呀！你們三人在飛馬塞鬧得不够，現在又鬧到滇西來了」，沐天瀾大笑道：「還得怨你自己，爲甚麼編出羅刹出世的鬼話，犯了她們的名諱呢，至於我剛才對你說的話，並沒半句虛言，確是一番好意呀」，九尾天狐苦笑道：「對，你這好意我心領，現在不用多說，我得會一會你的兩位羅刹，是甚麼千嬌百媚的美人兒，至於你……」沐天瀾劍眉一挑，厲聲喝道：「怎麼樣」，右臂一翻，身形一挫，劍光一閃，背上辟邪劍已拔在手內，九尾天狐看他拔出劍來，毫不在意的笑道：「今晚我鬥的是你的兩位羅刹，我找的是到我育王寺搗亂的人，而且我可以料到她們兩人，定是跟着你影兒走的，此刻故

意叫你一人出面，又不知鬧着甚麼壞主意，這樣鬼鬼祟祟算甚麼人物，有本領的出來當面比劃……」九尾天狐嘴上滔滔不絕當口，猛聽得遠遠起了驚人的怪嘯，一忽兒嘯聲越來越近，到了玉獅子身後一排深林的後面，嘯聲忽止，九尾天狐和身後一般匪黨，聽到這種非人非獸的怪嘯，都有點聳然動色，各人都暗自戒備，舉目齊向對面瞧時，只見林內走出一位秀逸絕俗的美人來，見她從容不迫的走到沐天瀾身邊，對於近立的九尾天狐，和遠立的許多匪黨，連正眼都沒有看一眼，却向沐天瀾嬌囁道：「怪道等了你好半天沒有影兒，原來有人把你拴住了」，沐天瀾聽得幾乎笑出聲來，暗想羅刹夫人真會逗人，她這樣一做作，這匪狐，饒是精靈，也被她鬧得暈頭轉向，心裏一樂，慌轉臉向九尾天狐笑道：「你不是，要會一會滇南的羅刹夫人嗎，湊巧得很，這位便是」，九尾天狐早已全神貫注，一聽這人便是羅刹夫人，更是上下打量，羅刹夫人這時沒有帶面具，露出本來面目，九尾天狐一見羅刹夫人，心裏暗暗打鼓，覺得這人秀美絕倫，却又氣定神閑，隱隱的蘊藏着一種難以抗衡的氣魄，而且寸鐵不帶，談笑從容，更是難以窺測高深，她心裏打鼓，嘴上却厲聲喝道：「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平時無怨無仇，爲甚麼夜入育王寺，放火殺人，暗下毒手……」羅刹夫人不等她再說下去，微微一笑，毫不經意的笑道：「育王寺一百多個和尚，和你井水不犯河水，平時和你們無怨無仇，爲甚麼都把他們害死」，這幾句話宛似一柄利刃，已够鋒銳，她又冷

笑着說道：「照你們這樣昏天黑地的蠻幹，殺死百把個無辜無勇的出家人，原沒放在心上，但是我替你們有點惶急，你們把寶器當作用藏境界，以為可以任意橫行，你們這主意便大錯而特錯了，起初我還以為你們這種國家，總有幾分把握，這幾天我暗地一瞧，我暗暗好笑，憑你們這一堆人，和一羣蠢如豕鹿的苗匪，也想靡竊東西，稱孤道寡麼，那真是天大的笑話，你們還不如飛馬塞學鬍子知機識趣呢」，說一書話，連罵帶損，幾乎把九尾天狐噎得透不過氣來，氣得她寶劍一揮，丁字步一踏破口大罵道：「利嘴賤人，誰和你鬥口，快亮兵刃，立時叫你識得九尾天狐的厲害」，羅利夫人仍無譏笑自若，長眉微挑，冷笑道：「和你們這般人比劃，如果要用品刃，便不是羅利夫人了，我還通知你，你看家本領幾何連魂彈，我已領教過，做得很精巧，我希望你盡量施展，我好惟無人之慨，帶回去送人」。

在雙方交口之際，那面站著的一般匪徒，看得對面敵人只有一男一女，請不在意，九尾天狐手下幾個心腹健將，各持兵刃，躍躍欲試，其中有兩個新從用藏老巢趕到的兇匪，一個綽號花面雕，一個綽號二郎神，這兩個匪徒，都是好色如命，和九尾天狐是老交情，起初九尾天狐單獨和沐天淵說話時，瞧出九尾天狐對於這位美男子，語氣神情，顯出異樣，明知她又犯了老毛病，兩人心裏酸溜溜的，不約而同的談笑而出，聽到九尾天狐身後，恨不得立時開沐天淵於死地，後來羅利夫人一現身，兩人四隻色眼，又直勾勾的

應個不定，暗想這女子太美了，站在九尾天狐面前，那女子好像從月宮下來的仙子，九尾天狐好像從地洞裏鑽出來的妖魔，兩人同一心思，又同一存着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心頭，也沒細想這位美人寸鐵不帶，氣度何等從容，語言何等鋒鏗，豈是平常人物，可笑這兩個色鬼，依仗平日橫行川藏邊區的狠有名頭，以爲這樣姣滴滴的美人兒，強煞總是女人家，一看九尾天狐被美人兒挖苦得氣破胸脯，立時要下毒手，兩人心裏一急，居然還起了憐香惜玉之心，怕美人兒命喪劍下，而且都想占個先籌，不約而同的齊聲大喊：「割鷄焉用牛刀」，一面喊，一面從九尾天狐後面跳了出來，二郎神在左，手上揚着把短三尖兩刃刀，花面雕在右，雙手拽着一根鑲鐵齊眉棍，這條棍份量不輕，有鴨蛋那麼粗細，怕不有三四十斤重，憑這條鐵棍，可知花面雕兩臂膂力，着實可觀，兩人一現身，沐天瀾便要仗劍迎敵，羅刹夫人低喝道：「退後」，在這聲低喝之中，二郎神先到了羅刹夫人跟前，大約二郎神脚步比花面雕輕快，一半花面雕被手上沉重的齊眉棍受了累，二郎神搶到羅刹夫人面前，三尖兩刃刀一幌，似乎還想嚙上交幾句，不料嘴未張開，猛覺對面美人兒身形微幌，自己腰眼上一酸，身子一軟，像一堆土似的痿在地上，三尖兩刃刀，早已脫手，死一般暈過去了，後面起來的花面雕吃了一驚，才明白這位美人兒，不是等閒之輩，鑲鐵棍一頓，想一力降十會，大喝一聲，一個橫掃棉帶風聲，向羅刹夫人攔腰掃去，羅刹夫人並不閃避，向前一邁步，疾逾電閃，左

臂一沉，正把掃過來的鐵棍接住，同時右臂一抬，劈下一聲脆響，花面雕左頰上，實劈劈的吃了一下耳光，這一記耳光，非但花面雕面上真個開了花，而且把他掃出去一丈開外，跌得發了昏，一時爬不起來，一條鐵棍却在羅刹夫人手上了，羅刹夫人兩臂暗運功勁，把手上鴨蛋粗的一條鐵棍，當胸一橫，兩手捏住左右棍頭，漫不經意的兩臂往胸前一攜，這樣粗的鐵棍，變成麵條一般，見她很快的把鐵棍拗過來，像繩子一般，挽了一個同心結，挽結以後，又兩頭一抽，結子縮小了許多，隨手向九尾天狐面前一擲，毫不在意的微笑道：「我懶得和你們動手，古人說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你們不論是誰，只要能够把這鐵結解開，鐵棍還原，我便丟開手，不干涉你們的事，你們如果連這樣結子都解不開，這真西道上，藏龍臥虎，有的是能人，便是我羅刹夫人不干涉你們，你們遲早也得性命難保，休想在這兒稱王道寡了」，羅刹夫人這一手，非但把對面九尾天狐以下一般羽黨，攪得一時鴉雀無聲，連她背後的玉獅子沐天瀾也驚得吐了舌，心想這樣粗鐵棍，要像她手上麵條似的挽起結子來，非有千斤以上的臂力不可，平時總以為羅刹夫人內功獨得真傳，輕功也高人一等，想不到還有這樣驚人的實力，在九尾天狐一般羽黨，做夢也想不到會碰見這樣硬對頭，講單打獨鬥，已不濟事，惟有依仗人多勢衆，立下毒手，讓她一等銅筋鐵骨，也擋不住硬弓毒箭，奸滑的九尾天狐，這當口，業已撤身後退，向一般匪黨一遞暗號，匪黨和苗匪，紛紛向左右

散開，成了扇面形的陣勢，帶着飛標飛叉和弓箭的居先，從左右兩面包抄過來，顯而易見的，要把羅利夫人沐天瀾兩人攢射成刺猬了。

第二章 一箭了恩仇

羅利夫人一見對面教匪和苗匪的陣勢，已到了最後的地步，可是蒙化方面的信號，還沒有發現，霍地一退身，拉着沐天瀾的手，嬌喝一聲，「跟我來」，兩人同時轉身變足一點，飛身而起，竄入身後密林之內，初時身影全無，羅利夫人和沐天瀾退得太快，九尾天狐一般手下，來不及拉弓放箭，只步步向那面松林逼近，却又不敢入林，猜不透林內有無埋伏，因為林外月光普照，而且林內深處，怪嘯又起，忽遠忽近，如鬼如魔，令人心悸，九尾天狐一看這片松林，窺層層的究有多深，沒法測度，只看從兩面展開，隨着崗槽起伏之勢，已有好幾里路長，手下二三百人，無法把這片松林包圍起來，而且大敵當前，兵力不便分散，包圍既不可能，縱火燒林，也辦不到，何況這片山林，坐東向西，時值東南風季節，自己人馬在下風頭，縱火更不可能，九尾天狐面對着這座松林，一時委決不下，連敵人是否尚在林內，也無從測度，這一來，九尾天狐這般人，弄得進退兩難，未免就延了不少功夫，其實九尾天狐已經墮入羅利夫人算計之中。

羅刹夫人和沐天瀾退入深林之時，她們並沒藏身林內，只留下兩頭人猿，在林內時發怪嘯，逗着林外一般匪徒，拴住了九尾天狐，嚼嚼時候，他們兩人從林內坐上竹兜子，由兩頭人猿抬着，從遠處繞出林外，越過一重亂岡脊，又回到榴花寨上面的高嶺上，却在九尾天狐一般人的背後了，在嶺口上九尾天狐沙定籌等，原留下一小隊苗匪，約有三四十名，看守下面的要道，羅刹夫人胸有成竹，一到嶺上，遠遠停住，命兩頭人猿，悄悄的掩了過去，兩頭金剛般的人猿，只一聳身，便憑空竄入看守嶺上的苗匪隊內，鐵爪揮去，人似草束一般，擲同嶺下，三四十名苗匪，碰着這樣怪物，魂都嚇傻，宛如滾湯潑鼠，一個個滾下嶺去，這樣陡峭的山嶺，十九都弄得身死骨折，命喪人猿之爪。

這一陣折騰，雖然免起鶴落，時間極短，但是人猿口中的怪嘯，和苗匪們的驚喊，在嶺道曲松坪上圍守着的九尾天狐一般大隊人馬，當然業已警覺，偏在這當口，九尾天狐遠遠望見蒙化城內紅光驟現，煙火燭天，順風吹來，隱隱還聽得金鼓喊殺之聲，這一驚非同小可，猛又想起，剛才沐二公子說過，沐府早已暗調精兵，扼住四面要路的話，看來並非虛言，這火光，這戰鼓的聲音，定是官軍乘虛攻入蒙化了，啊呀！不好！苗匪們失敗不足惜，自己費盡心血得來的一點根基，又要化爲泡影了，這時九尾天狐和她一般黨羽，又驚又怒，不知怎樣才好，尤其苗匪首領沙定籌眼看榴花寨老巢已成飛灰，視爲根據的蒙化城，今晚

也怕難保，急得他大嚷大叫，要九尾天狐率領匪黨，火速趕回蒙化，探個實在，九尾天狐這時心亂如麻，除出火速回去救援，也別無辦法。

在九尾天狐率領匪黨，沙定籌指揮苗匪，預備趕回蒙化當口，不料身前的松林內，厲嘯突起，音洪而近，似乎怪物就要出現，這邊林內怪嘯一起，九尾天狐來路上的嶺巔，同樣起了怪嘯，只憑這前後不可捉摸的怪嘯，已先聲奪人，使九尾天狐等明白了落入人家前後夾攻之中，最難受的，現身的敵人，僅只羅刹夫人和沐二公子兩人，而敵人虛實莫測的疑陣，究不知埋伏着多少人，加上這種驚心動魄的怪嘯，究不知是何種怪物，不用說一般渾渾沌沌的苗匪，被這種怪嘯，嚇得亡魂喪胆，便是自己的黨羽，也有點胆寒心虛，專到其間，不論前途甚麼凶險，也只可往前硬拚，殺出重圍，趕到育王寺，探個虛實，再作道理，她和沙定籌心神慄亂，指揮黨羽們撤圍回身之際，猛聽得松林上面幾聲鏗鏘怪笑，在這一陣怪笑聲中，九尾天狐一般人，不由得毛骨悚然的回過頭去，向林內張望，萬不料松林上葉帽子嘩嘩一陣怪擲，月光底下，突見林上飛起兩個遍體金毛，頭纏紅巾的大怪物，其快如風，半空裏回這一大堆人裏面撲下來，嚇得匪黨們丟弓棄箭，四散奔逃，九尾天狐和幾個有能耐的黨羽，雖然事出非常，還能強鎮心神，閃開了身形，各自掏出厲害暗器，紛紛攢射，無奈兩個大怪物，捷如飛鳥，一掠身，便十幾丈出去，連九尾天狐的迷魂彈

，也是白廢，而且在一起一落之間，長臂揮去，晦氣的苗匪教匪們，挨上身的，便拋出老遠，幾個起落，兩個大怪物已墜下松坪，墜沒於亂石崗之間，一瞬眼的功夫，礮藥的怪笑，已在來路的高嶺上了。

兩頭人猿出其不意的一鬧，教匪苗匪堆裏，被兩頭人猿順手牽羊，隨手撈起，遠遠擯死的，已有十幾名之多，偏偏苗匪首領沙定籌，誤打誤撞的，也在死的十幾名之內，大家趨近看時，沙定籌頭折胸穿，業已慘死，九尾天狐一般人，雖然和苗匪首領沙定籌同床異夢，這時却有點兔死狐悲，益發難以措手，最可怕的，本來聽得嶺上和這面林內怪嘯同發，遙遙相和，現在又眼見兩個大怪物飛奔嶺上，可見這種大怪物不止兩個，定已在回去必經之路的嶺脊上，截住歸路了，在坪上僅僅跳出兩個大怪物，便被鬧得落花流水，在嶺上更不知有多少怪物埋伏着，不用說回救蒙化，探聽虛實，眼前高嶺上這步難關，便沒法過去，最可恨的沙定籌陣屍坪上，一般苗匪蛇無頭不行，個個變成指了頭的蒼蠅一般，沒命的向坪下亂竄，各自逃命，九尾天狐和一般黨徒，高聲喝止，滿沒聽命，一霎時，逃散了大半，坪上七零八落的不成隊伍，九尾天狐和手下的黨羽，人數有限，一發顯得淒慘孤單，九尾天狐和黨羽們，弄得束手無策，剛才是不敢前進，現在是不敢後退，一個個變成熱鍋上的螞蟻了。

羅刹夫人沐天瀾兩人，在那面嶺上，居高望遠，而且並沒十分遠，中間只隔了一段亂石岡，這面坪上

的情形，當然一一入目，雖然沒有看到苗匪首領沙定籌已死入猿之手，至於苗匪四散逃命，九尾天狐一般的匪黨，走頭無路的情形，一望而知，同時蒙化方面火光燭天，越來越盛，金鼓之聲，也隱隱入耳，便知桑葚翁羅幽蘭大化頭陀三人已經得手，沐天淵高興得像小孩子般跳了起來，拉着羅利夫人玉臂，笑道：「今晚又仗着姊姊智勇兼施，一舉成功，像姊姊這樣大仙化人，我不知幾世修來，才能够得到姊姊的同心合意，叫我怎樣報答姊姊才好呢。」沐天淵嘴上聯珠似的叫着姊姊，兩臂一展，抱着羅利夫人，扭股糖似的貼在她身上，羅利夫人伸手向他臉頰上輕輕扭了一下，媚笑道：「小嘴多甘，少灌米湯，在羅幽蘭面前，也敢這般的叫我，這般的不老實，才算你本事。」沐天淵發急道：「怎麼不敢呢，連她也得心悅誠服的欽佩，何況我們三人是一心合體的呢。」羅利夫人聽他親熱了一陣，笑道：「我問你，你對待我和羅幽蘭是一般的愛呢？」還有點不同呢。」沐天淵嗤的一笑，故意一字一吐的說道：「當然是一般的愛，不過我對於姊姊，愛是愛極了，恨也恨極了。」羅利夫人秋波一轉，嘴上噫了一聲，急問道：「既然愛極了，怎麼又恨極了呢。」沐天淵笑道：「姊姊如果真個愛我，這句話用不着我解釋的，姊姊怎麼不關心我日夜相思的苦呢，怎麼不令人使得牙癢癢地呢。」羅利夫人笑嗔道：「小油嘴，小心眼兒成天想着左擁右抱，償你的心願，此刻你在我面前說得嘴滑，回頭我把你這話，一字不漏的對羅幽蘭說，你便吃不了，兜着走了。」

她這麼一說，沐天瀾果然暗暗吃了一驚，上嘴唇了半嚮，一時說不出話來，羅刹夫人嗤的一笑，嬌嗔道：「小油嘴，你還恨不恨呢？」

可笑這兩位在還當口，忽然好整以暇，情致纏綿起來，忘記了身處何地，幾乎把對面嶺上九尾天狐一般匪徒，和蒙化城內的大事，置諸腦後了。可是四頭人猿，不解溫柔，像貓捉耗子一般，八隻賤賤怪眼，遠遠的注定了坪上的一般匪徒，驕地齊聲怪吼，聲震山谷，四頭人猿，八隻毛臂，一齊發動，飛一般竄下嶺去，羅刹夫人和沐天瀾突被四頭人猿震天价一聲怪吼，猛地警覺，齊向這面嶺下看時，原來對面坪上九尾天狐一般匪黨，無計可施，忽然想出死中求活的極策，趁着天上風推雲湧，一塊烏雲遮沒月華之際，悄悄把黨羽四面散開，分頭下坪，想避開來時嶺上的一段要口，把人們分散，不管有路無路，遠遠的繞過怪物把守的嶺口，再各自尋路上嶺，翻過嶺去，萬不料人猿眼光尖銳，視夜如晝，坪上匪徒們一點動作，逃不過人猿的監察，坪上衆匪徒，紛紛跳下松坪，躡足潛蹤於一段亂石岡之間，正想分頭繞路翻嶺當口，四頭人猿已躍下嶺去，撲向嶺下的亂石岡，一般匪黨，立時鬼哭神號，如逢惡煞，腿快體輕的，或者微悴還能逃出一條性命，手脚略笨的，便死在人猿鐵爪之下，四頭人猿，在一片亂石岡上往來飛躍，活似餓鷹抓雀，猛虎攪羊，只見長臂舞虜，人影騰空，跌下來便粉身碎骨，這般平日積惡造孽的匪徒，碰着四頭天

似的人猿，活該遭報，可是這種兇慘場面，也是不忍卒睹。

羅刹夫人在嶺上遠遠瞧着，也有點不忍起來，向沐天瀾笑道：「不管九尾天狐是否在劫難逃，經此一來，不論自蓮教匪，和榴花寨苗匪，被我們這樣一說，定必風流雲散，滇西已難立足，君子不爲己甚，我們就此趕往蒙化，和他們會合罷。」說罷，玉掌在櫻唇上一攏，向嶺下撮口長嘯，在下面亂石岡上往來飛躍的四頭人猿，一聽到嶺上羅刹夫人的嘯聲，奉命唯謹，立時停手，發出遼應的怪嘯，一齊向嶺上奔回來，羅刹夫人不便帶着四頭人猿，到入煙較密的蒙化城內去，吩咐牠們抬着兩乘竹兜子，自回龍畔岡山苗村相近的山谷，等候主人到來，不准進村去闖禍嚇人，四頭人猿乖垂的領命自去，羅刹夫人沐天瀾留神嶺下亂石岡間，匪尸縱橫，死氣沉沉，寂無人影，大約死的死，逃的逃，藏匿的藏匿，景象非常淒慘，羅刹夫人歎口氣道：「兵凶戰危，都由貪婪一念而起，但是今晚我們也是行險徼倖，我們全仗着虛虛實實，步步翻其機先，令匪徒們難以捉摸，其氣先餒，處處進我圈套，一半也是時機湊巧，如果九尾天狐黨羽大集，知我虛實，苗匪們齊心拚死，一湧而上，我們兩人究係血肉之軀，人猿雖然毛厚皮堅，經不住硬弓毒箭，四面攢射，也難持久。」沐天瀾笑道：「姊姊虛懷若谷，功成不居，見解自是高人一等，現在此地事了，他們在蒙化城內，是否大功告成，還未可必，我們快去接應他們罷。」羅刹夫人朝沐天瀾面上釘了幾眼，

點點頭說：「我明白你是一時半刻也離開不得那位姊姊，你放心，羅幽蘭對付蒙化城內一般苗匪，綽有餘力，何況還有你那位老泰山保駕呢。」沐天瀾一看她面含薄嗔，言在言外，嚇得不敢答腔，心想女人總是女人，這一位胸襟何等闊大，一涉兒女之私，也難免打破醋罐，可是女人果真一點不含醋意，便不成爲女人了。

從榴花寨到蒙化城，原祇二三十里路程，一路上苗匪餘黨，早已聞風遠颺，羅利夫人和沐天瀾趕到蒙化，現行無阻，到了蒙化城近處，聽見城內火光未熄，經過育王寺，出門大開，人影全無，可見蟠據寺內的匪徒，也逃得一乾二淨，兩人脚步一緊，趕到城門口，城門緊閉，城上燈球高懸，插着不少官軍旗幟，似有不少官軍把守，在敵樓上，還掛着累累的苗匪首級，一切都可證明確已大功告成，蒙化已被官軍克復了。

這時東方已現魚肚白色，晨星稀疎，玉露零微，快到天亮時分，沐天瀾羅利夫人兩人剛走到城外吊橋口，忽見兩扇城門嘩啦啦推開，火光照耀，滾刺刺湧出一隊騎兵，當頭一個披甲軍官，騎在馬上，已經跑上吊橋，一眼瞧見橋下立着沐天瀾羅利夫人，立時韃韃一勒，止住馬蹄，不錯眼珠的向兩人打量，沐天瀾立時上前，向他說明自己來歷，馬上軍官立時滾鞍下馬，躬身致敬，口稱：「奉總兵將令，正想一路迎接

公子進城，不料出城便逢公子駕到，快請公子進城，尤總兵正在盼望呢。」說罷，向後面隊伍一揮手，肅立兩旁，讓出中間一條路來，又牽過兩匹馬來，請兩人上馬，自己當先領路，進城直赴尤總兵駐紮的縣衙，一到縣衙，尤總兵已經得報，慌不及親自迎出衙來，見面便說：「公子來得好，快請進內。」一位女英雄羅姑娘受傷甚重。」這一消息，宛如半空裏打下一個焦雷，急得沐天瀾前門上轟的一聲冒了魂，一手拉住尤總兵，發瘋似的問道：「怎……怎的受了傷，受傷的真是她麼……。」這時羅利夫人也驚得面上失色，慌說道：「人在那兒，貴總兵快領我們去。」尤總兵一條右臂，被沐天瀾使勁拉着搖着，痛得發麻，幾乎脫了骨，也不知那位受傷女英雄，和這位沐二公子怎樣的密切關係，使他急得這樣，呿牙裂嘴的說：「公子快放手，我領你去。」沐天瀾一放手，尤總兵用着一條右膀，轉身往內衙急走，沐天瀾羅利夫人急急跟着，這座小小的縣衙，規模原很簡陋，大堂後面，過了儀門，便是縣官起居之所，品字式的幾間瓦房，被匪首領沙定齋竊居多日，到處披紅掛綠，倒弄得五光十色，和新娘洞房一般，沐天瀾一踏進這所院子，便聽得上面正中堂屋右面一間屋內，桑葦翁頓着聲喚着：「蘭兒……蘭兒……你定一定神，手上的首級放下來，天瀾和羅利姊姊一會兒便到。」沐天瀾一聽到聲音，一聲驚喊，一個箭步，竄進堂屋，轉身躍入右面屋內，屋內燭光照處，只見羅蘭直挺挺立在地上，半個身子却靠在桑葦翁肩上，面如金紙

，滿身血污，右手一柄猶龍劍，丟在地上，左手一個血淋淋的腦袋，兩眼直勾勾的咬着牙，釘住了屋門口，一見沐天瀾躍進屋來，立時眼淚直掛，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而且力竭聲嘶的哭喊道：「冤家……你……你來了，我……我總算替你報了殺父之仇了……」哭聲未絕，兩眼上插，左手一鬆，一顆人頭，骨碌碌滾落腳邊，一個身子軟當當的矮了下去，沐天瀾一聳身，兩臂一抄，緊緊的抱在懷裏，哭喚着：「蘭娜……蘭娜……」痛淚像雨一般掉了下來，點點滴滴的都掉在羅幽蘭面上和胸上，但是羅幽蘭牙關緊閉，已難出聲，一位妓麗如花的女英雄，只幾個更次的小別，便變成這樣淒慘局面，這是沐天瀾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這時羅利夫人已跟蹤進屋，也覺事出非常，花容失色，一對長鳳目淚光瑩瑩，急問傷在何處，沐天瀾急得沒口的哭喊道：「姊姊……姊姊……你快救救蘭娜呀……」羅利夫人小劍批很命的一躲，腳下一塊水磨方磚，立時粉碎，蹣跚腳急向桑葦翁問道：「蘭妹怎樣受的傷？傷在甚麼地方？」桑葦翁銀鬚亂顫，老淚紛披，顛巍巍指着地上人頭，歎了口氣，直喊「怨孽……怨孽……」羅利夫人過去用腳一撥地上人頭，才看清是黑牡丹的腦袋，驚喊了一聲：「噫！原來是你……」急問：「是袖箭？是飛蝗鏢？」桑葦翁哆哆嗦說：「袖箭……我替她敷上了我隨身祕製的八寶解毒散，又喂了不少九轉奪命丹，但是……傷在左乳下

期門穴，怕的是……毒氣串經歸心……」桑葚翁哆哆聲聲的說不下去了，羅刹夫人咬着牙在屋裏四面打量，這間屋內並沒床舖，另有一道通裏間的門，她飛一般向裏屋一瞧，裏屋點着幾支燈燭，却有一張精緻的大床，鋪陳俱備，一轉身，從沐天瀾手上抱起羅幽蘭的身體，進了裏屋，把她平放在床上，從身上解下劍鞘鑲囊，又解開上身衣扣，一看她乳下期門穴上蓋着一塊油紙，揭開油紙，傷口上敷的八寶解毒丹，已被傷口流出來的紫黑色血水沖開，慌從自己身上掏出一個白玉小瓶，在傷口上倒了一點烏金色的藥末，仍然把油紙蓋好，一看沐天瀾像傻子一般跟了進來，哭喪着臉立在床邊，不住的流淚，桑葚翁却沒有進來，只聽他在外屋脚步不停，來回大踱，喘上不住的長吁短歎，羅刹夫人朝沐天瀾看了一眼，歎口氣說：「我的疑情公子，你急死有甚麼用呢，快替我到外面去，向尤總兵設法，弄點頂上陳酒來，越快越好。」沐天瀾應聲而起，剛到門口，羅刹夫人又叮囑道：「順便向尤總兵知會一聲，榴花寨左近嶺上嶺下，有不少匪人戶首，趕快派人去清理一下，要注意當匪首嶺沙定齏和教匪首領九尾天狐兩人是否在內，這兩人是罪魁禍首，關係尤總兵的論功行賞，他也樂得檢這現成便宜，但是於你們沐府的威信，也有很大的關係哩，你明白我意思麼，你也不要以私臉公呀。」沐天瀾嘴上沒命的應「是！」羅刹夫人嗤的一笑，啐道：「去罷！」

尤總兵本來當先領路，同進內衙的人，不意沐二公子和一位美貌的女英雄，都像鳥兒一般飛了進去，立時屋內驚叫啼哭，亂成一團，尤總兵根本祇認得沐二公子，這幾位老少男女英雄的來歷，根本沒有摸清楚，這時一聽屋內情形，才有點明白這位受傷的女英雄，和沐二公子關係不淺，自己倒有點不便進去了。片時，見沐二公子滿臉淚痕的走了出來，慌問：「那位受傷的女英雄，不妨事嗎？」沐天瀾搖搖頭說：「現在還不敢說，此刻需要一點頂高陳酒，是做藥引用的，請貴總兵費心辦一辦，越快越好。」尤總兵慌說：「有……有……」立時向身邊軍弁傳令，快去找來，沐天瀾又把羅利夫人叮囑的話說了，尤總兵如奉綸音，而且喜上眉梢，暗想克復蒙化，已出望外，不想沙定籌九尾天狐兩個匪首的屍首，還能不勞而獲，真是天大的喜事，陞官進爵是穩穩的了。同時也暗暗驚異沐二公子手段通天，這樣巨寇，竟憑他們幾個人，便容易易的制服，看起來沐府真有能人，這位沐二公子比當年老沐公爺還強百倍哩，他驚喜之下，馬上出去點兵派將去了。

沐天瀾回進裏屋，沒有多久，軍弁奉令搜羅了一瓶陳酒送進來了。羅利夫人立時又從貼身解下一個小的紗囊，檢出一包藥來，調在一大杯陳酒裏，一面運用手法，使羅幽蘭牙關漸漸張開，却叫沐天瀾上床去，含着藥酒，嚙對嘴的一口口納入羅幽蘭喉內，並且教他運用丹田之氣，催藥入腹，沐天瀾忍住眼淚，

輕手輕腳的上床，跨在羅幽蘭身上，如法泡製，如果不明白底蘊的人，驟然到這屋內，瞧見床上一男兩女的情形，好像是一幕極風流的豔事，那知道是一幕最淒慘的悲劇呢。

沐天瀾把一杯藥酒，小心翼翼地納進羅幽蘭嘴內，居然滴點不溢，立時聽到她肚內咕嚕嚕響了起來，羅利夫人慌叫沐天瀾跨下床來，把羅幽蘭上身扶起，坐進床去，把她上身半靠半抱的倚在沐天瀾懷內，羅利夫人自己運用內功伸手在她週身穴道上，循環推拿，半響，才見羅幽蘭緊閉的雙目，眼珠在裏面轉動起來了，櫻唇微動，有聲無氣的喚着：「瀾弟……瀾……弟……」沐天瀾在身後淚流滿面的，把面孔貼在羅幽蘭臉上，嗚咽着喊着：「蘭姊……蘭姊……我抱着你，你一定神，將息一下，羅利姊姊用了靈驗的祕藥，把你治過來了，不妨事了……」羅幽蘭閉着眼，似乎聽到沐天瀾貼着臉說話，臉上似乎現出一絲苦笑，身子往後一靠，似乎整個身子軟棉無力，沉沉欲睡光景，羅利夫人仔細觀察羅幽蘭面上氣色，抬起身來，長長的吁了口氣，却又眉頭緊鎖，悄悄對沐天瀾說：「她此刻藥性行開，讓她安睡片刻，你下床來，守在此地，我和老前輩說幾句話便來。」

羅利夫人到了外屋，黑牡丹首級，兀自留在地上，桑葚翁兀自背着手在地上來回大蹶，一轉身，瞧見了羅利夫人滿臉惶急之色的悄悄說道：「姑娘，你大約也看出來了，怕不易挽救罷？」羅利夫人皺着眉

，輕聲說道：「晚輩隨身帶着先師石師太留傳的幾種祕藥，善治百毒，對於喂毒暗器的創傷，尤爲神效，此刻藥性發散，元氣一扶，人是回復過來，被藥力催着安然睡熟了。不過……晚輩細看劍口，怕的是下藥也許晚一點，毒已散開了。」桑葦翁一怔，噙上嘴了一聲，接着又是一聲長歎，羅利夫人又說道：「蘭妹善用暗器，在黑牡丹之上，怎的會中了她道兒，便是一時大意，中了暗器，蘭妹內功也有相當造詣，也可運用氣功，封住毒力，暫保一時，看情形老前輩也許不在跟前，還有那個大化頭陀，怎的不見，究竟怎樣一回事呢？」桑葦翁回頭一看裏屋，便邁步向堂屋跨了出去，羅利夫人明白他意思，跟了出來，一看堂屋內並無一人，只堂屋門外的階下站着幾個帶刀軍弁，聽候使喚，桑葦翁時的坐在堂屋內一張椅子上，向羅利夫人一聲長歎，禁不住又灑下幾點老淚，顫聲說道：「總而言之，這是怨孽。」說了這句，沉了半天，才把羅幽蘭受傷細情，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其中大半情形，還是羅幽蘭受傷回來，咬牙忍痛，對自己父親說的。

原來在榴花寨嶺上，羅利夫人和大家商量好主意以後，決定分頭行事，由羅利夫人沐天瀾帶着四頭人猿，盡量牽制住九尾天狐沙定籌一般匪首，另一面由桑葦翁和羅幽蘭大化頭陀乘機繞道下嶺，趕往蒙化，並指定大化頭陀帶着沐天瀾二公子的軍符證記，由蒙化趕往南滿，知會尤總兵火速進兵裏應外合，以期一

鼓而下，克復蒙化，從桐花寨到蒙化縣城，原只二三十里路，從蒙化到南澗，也差不多的道路，距離既近，機會湊巧，原是萬無一失的事。

桑孝翁和羅幽蘭大化頭陀避開沿途匪徒的耳目，趕到蒙化城外，原費不了多大功夫，一看城門雖閉，城上苗匪沒有十分警備，三人翻上城牆，轉了一回，細察城內靜靜的並無防備，只有南澗一面的南門城樓上，有一小隊苗匪，在那兒守夜，其餘都睡得死沉沉的，可見苗匪們愚蠢已極，也可見平時一味蠻幹，對於官軍毫沒放在心上，當然做夢也沒有想到官軍敢來夜襲城池，三人看得暗暗心喜，立時命大化頭陀跳下城牆，屏開飛毛腿，奔赴南澗教尤總兵火速起兵，必須掩旗息鼓，乘着月色，用最快行軍速度，趕到城下，一見城內起火，斬關落鎖，馬上攻進城來。

大化頭陀去後，父女二人商量好，到時由桑孝翁向城內四面躡火，惹亂苗匪，一面由羅幽蘭在南門殺散守城苗匪，開城放進官軍，父女計議停當，在南門一段城牆上，悄悄的待了半個更次，看到天上一羣烏鴉，吱吱啾啾的從南往西，掠城而過，深夜宿鳥驚飛，便知官軍已到近處了。果然，從月光之下，隱隱望出幾里以外，塵頭捲起，因為夜深人靜，也隱隱辨出馳驟之聲，却沒有一星燈火之光，越來越近，到了里外一片叢林後面，啼聲突寂，桑孝翁點頭道：「尤總兵老於軍伍，這是要察看一下虛實，乘便教軍士們喘

口氣，然後一鼓作氣，直薄城垣了。一語未畢，城外官道上影綽綽奔來一條黑影，飛一般撲到城下，看出是大化頭陀，桑葦翁在城壕口上，現出身形，把寬袖道袍向下面一展，城下大化頭陀一打手式，且不上城，翻身向遠處伸直雙臂向空亂擺，一忽兒遠遠現出幾條黑影，一陣風似的搶了過來，個個抗着雪亮的梭標，大化頭陀和他們一打招呼，十幾個男弁中，有兩個轉身奔回，其餘散開在城門口了。

這時，大化頭陀施展本領，壁虎似的爬上城來，桑葦翁和他附耳一說，自己一提道袍，獨自沿着城牆，向西疾馳而去，大化頭陀也向東面飛奔，分頭躍下城內，各處蹤火去了。半晌，城內東西兩面霎時火起，接着北面也沖出幾縷火光，羅爾蘭立在城樓邊，看得逼真，覺得已到分際，一伸手拔下背上猶龍劍，一個箭步，竄進城樓一重門內，中間掛着一張半明不滅的燈籠，七八個苗匪，橫七豎八，睡了一地，羅爾蘭真不願殺死這種無名小卒，但是無法不下手。這幾個苗匪在睡夢嚙語之中，在羅爾蘭劍尖之下，倒死得輕描淡寫，毫無痛苦。她解決了城樓上幾個苗匪，飛身躍下城來，躍入城澗，却只兩個苗卒，抱着長標，面對面靠在城門上立着打呼嚕，羅爾蘭又氣又樂，又暗暗恨着羅剎夫人，偏教他幹這種輕描淡寫的事，殺這種死豬一般苗匪，還算甚麼英雄，把我這兩柄猶龍劍都辱沒了。一賭氣，把劍還入鞘內，一伸手，把左面匪徒抱着的長標奪在手內，可笑這匪徒似醒非醒的，還以為同黨和他們開玩笑，閉着眼兩手亂抓，嘴上咕

嚙着：「不要鬧，讓我再補牠一覺。」嚙語未絕，羅幽蘭霍地一退身，手上長標一起，嘩嘩！尺許長的梭尖，穿心而過，直透後脊，左面那個苗匪，聞聲驚覺，嘖一睜眼，迷忽忽的還沒有看清甚麼，羅幽蘭照方抓藥，連標尖都懶得拔出，連標帶人向後面匪徒的胸窩，又是一下，一箭雙鵰似的，一支長標上穿着兩具匪尸，轉身一挑，連標帶人飛出城河之外，釘在土地上了。她頭也不回，把兩扇城門吱吱嚙嚙向左右推開，一犇身，竄出城外，向黑暗處埋伏的官軍嬌喝道：「城門已開，快請尤總兵進城。」喝畢，轉身兩臂一抖，一鶴沖霄，嗤的又飛上城樓的垛口，回頭向城下瞧時，十幾名官軍提着校標，已湧向城門口，却遲遲的老往城門內探頭，不敢進去，羅幽蘭立在上面城垛口，暗暗好笑，暗暗罵聲飯桶，忍不住高聲喝道：「城門內只有死的，沒有活的，還怕甚麼呢？」其實這十幾名官軍，一半胆怯，一半看得這女子，突然出現，幾句話一說，倏又燕子般飛上城樓，這種功夫，從沒有見過，摸不清怎麼一回事，反而不敢進城了。經城上羅幽蘭用話一催，才有幾個告奮勇的，挺着校標，跳了進去，才明白果然人影俱無，其中有一個在城外，掏出信炮，點火一放，嗤的一縷紅光，直鑽高空，立時聽得城外一箭路外，燈球火把，立放光明，從幾面林內齊聲吶喊，跳出四五百名官軍，當先幾名軍官，騎馬揚刀，分領隊伍，直奔城門。

羅幽蘭在城上，眼看官軍大隊人馬，已湧進城內，心想小小蒙化城總算已經克復，不知羅刹姊姊，那

面怎樣結果，城內雖有幾股苗匪，在這局面之下，大約也只有逃跑的一法，自己不必再夾在官軍內幫忙了，轉身向城心看去，又多了幾處起火之處，火光冲天，照徹全城，街道上人影亂竄，遍地吶喊之聲，業已亂成一團糟。她不願下城去，混在官軍裏面，想從城牆上，往西面找尋她父親，再定主意，轉身之際，猛然一眼瞥見東面城牆上，遠遠現出一條人影，飛一般向自己這面跑來，後面又有一條黑影，追在身後。羅幽蘭認出前面逃的人，似乎是火化則陀，正想趕過去察看，忽見後面追的黑影右臂一招，前面逃的人，呵嘯一聲，向前一栽，業已撲在地上。倏又忍痛跳起身來，向前掙扎了幾步，重又倒了下去。羅幽蘭驚怒之下，一聲嬌叱，人已彎箭離弦般跨了過去，已無假顧及火化頭陀生死，先要看清追他的人是誰？

羅幽蘭飛一般向那邊趕去，那一面來的人也身法奇快，一來一去，當然容易逼近，立時都認清對方是誰？雙方同時張嘴，「唔！原來是你！」這一句話，兩人不約而同的齊聲而出，音同語同，連彼此驚詫怒叱的態度，都有點相同，這句話好像從一個嘴上喊出來一般，雙方齊喊了這話以後，各自立定身軀，鬥雞似的怒目相向中間却隔着七八尺距離，原來羅幽蘭對面立着的人，是黑牡丹，她是受滇南飛馬寨岑猛等所托，看一看榴花寨沙定籌和九尾天狐的局面。一半也因九尾天狐新近派人去過飛馬寨，順便算是報禮，不料事情湊巧，黑牡丹帶着兩個飛馬寨頭目，也從哀牢山這條路走來，偷渡南瀾官軍防地，進了蒙化城門，

又是起更以後，沙定籌和九尾天狐等，正得着榴花寨出事飛報，已經率領大隊人馬，趕赴榴花寨，黑牡丹到得晚了一步，沒有見面。由幾個守城的苗匪頭目，迎入縣衙，殷殷厚待，黑牡丹領備安睡一宵，明天再和主人相見，不料正在客館高臥當口，城內各處起火，苗匪亂竄，黑牡丹從睡夢中驚醒，跳起身來，躍上屋脊，四面一瞧，果然紅光照徹全城，街上鬼哭神號，老百姓喊着官軍已經殺進南門，苗匪們蛇無頭不行，沒命的向西門逃去。黑牡丹還莫名其妙，官軍何以忽然聲勢大盛，沙定籌和九尾天狐何以這樣虎頭蛇尾，她滿肚皮疑惑，仗着一身本領，毫不在意，定欲看清了實在情勢，再作打算。她施展輕身小巧之技，竄房越脊，想飛奔南城，瞧一瞧官軍進城，是否真有其事。念頭方起，南門信炮炮鑽天，喊聲大震，官軍確已向南門內一條大街殺奔城心來了。她站着的地方，正是官軍的來路，心裏一動，不由的竄過幾層屋宇，向東北角蹤了過去，驀見前面一家屋脊上竄起一人，手上還舉着一個火把，從火光中看出是個披髮頭陀，見他把火種隨意向近處房上一撥，立時窺房越脊，斜刺裏直奔東南角的城牆。黑牡丹立時明白，這頭陀定是官軍的內應，到處放火，惑亂人心，她一聲冷笑，追了過去。大化頭陀的飛騰功夫，當然不及黑牡丹，一陣追逐，前面大化頭陀業已覺察，回頭一瞧，一個背着鴛鴦鉤的異樣女子，惡狠狠的追了過來，他還疑惑不是匪黨，也許是自己方面的人物，心裏並不着慌。這時他正蹤上東城的前道，略一定步，黑牡丹已逼

到跟前，怒喝道：「賊頭陀爲甚麼幫助官軍，到處縱火。」大化頭陀一聽語氣不對，才明白這人是匪黨，但他也不懼，他身上拽着一柄苗刀，是從苗匪手上奪來的，拔出苗刀，一指黑牡丹說道：「賊婆娘，官軍業已進城，還要再來送死。」黑牡丹大怒，拔下背上鴛鴦雙鉤，一聳身，向下三路捲來，此處是上城的箭道，是個斜坡，大化頭陀立在上頭，黑牡丹一動雙鉤，當然向下部砍去，大化頭陀一看地勢老大大不利，霍地向後一退，轉身便向城牆上蹿去，那知黑牡丹身法極快，旱地拔葱，差不多和大化頭陀並肩进城，大化頭陀在城上足剛立穩，雪亮的鴛鴦鉤，已橫掃過來，他吃了一驚，苗刀一封，預備拚鬥，那知黑牡丹手上鴛鴦鉤異常歹毒，帶鉤的兵刃，又是另有門道，她右手的鴛鴦鉤，一吞一吐已把苗刀勒住，左手的鉤，又是一個橫斬，大化頭陀冷汗直流，只好把苗刀撒手，轉身向西城跑，饒是這樣，只略微緩了一步，後胯已被鴛鴦鉤帶了一下，劃了一條大口子。大化頭陀忍着痛，仗着飛腿，拚命往前飛逃，想逃到南門，羅姑娘定可接應，再不南門城樓上，這時定有官軍把守，也可逃出命來。不料黑牡丹心辣手黑，從身後射出一支喂毒袖箭，把他射倒。大化頭陀不死於育王寺，也不死於榴花寨，竟死在黑牡丹手上。真是生有處，死有地了。黑牡丹把大化頭陀射倒以後，還要趕近前來，想從這頭陀垂死的嘴上，問出今晚官軍的實情，不意冤家狹路相逢，竟和羅幽蘭對了面，這也出於黑牡丹意料之外，不由她不暗暗驚心了。

羅幽蘭與黑牡丹冤家狹路相逢，在城牆上鬥雞似的對峙了一會兒，黑牡丹突然一聲冷笑，用手上鴛鴦鈎一指羅幽蘭，稔笑道：「嘿！真有你的，從滇南鬧到滇西，怪道官軍進了城，原來是你們的詭計，當然囉！你現在是沐天瀾家少夫人了！……」羅幽蘭柳眉倒豎，嬌叱道：「住口！邪不敵正，順必勝逆，這是一定的道理，你這樣倒行逆施，無異飛蛾撲火，想不到你也跑到滇西來了，你的來意，我也明白，但是你得來得晚了一步，榴花寨已經瓦解兵消，今晚你自投虎口了。」黑牡丹這時也明白孤身涉險，危機四伏，但在羅幽蘭面前，怒氣填胸，不甘示弱，怒罵道：「不識羞的丫頭，還說甚麼邪正，甚麼順逆，在老姊妹面前，用不着這一套，你是狐狸精般，迷住了沐二小子，心滿意足，忘記了本來面目了，且慢得意，依我猜想，詭計多端的羅利夫人，和你們混在一起，多半也看上沐二小子了，這就够你受的……」這一句話，羅幽蘭聽着有點刺心，不願再聽她說下去，一反腕，把猶龍劍拔在手內，怒叱道：「賤人，死在臨頭，還敢多嘴，這也是老沐公爺陰靈顯聖，鬼使神差，叫你自投羅網……」黑牡丹本來有點心虛，聽了這話，不禁打了寒噤，不等羅幽蘭再說下去，霍地一退身，躍上近身的蹊口，扭頭向羅幽蘭喝道：「誰還怕你們，此刻先和你這忘本負恩的賤人，見個死活，有胆量的，跟我來！」喝罷，立時向城下躍了下去，其實黑牡丹嘴上逞強，心裏不免胆寒，單身在蒙化，人地生疏，不比在她滇南黨羽衆多，何況眼看着官軍進城，榴

花寨救應全無，似乎大勢已去。自己一發孤掌難鳴，面前羅幽蘭如果真個翻臉，已够自己對付，沐二公子如果趕來助戰，誓報殺父之仇，以一敵二，自己格外難逃公道。最可怕的，羅利夫人也許和她們形影相隨。如果這位女魔頭一到，再想逃出手去便不易了。她越想越怕，急慌抽身，臨走時，兀自強口，藉以遮羞，一半她以爲羅幽蘭和從前在廟兒山一般，多少總顧念一點老姊妹的舊誼，未必真個趕盡殺絕，只要跳出城外，羅幽蘭略存忠厚，自己便可立時逃離險地，眼前情勢急迫，自己帶來的兩個飛馬塞頭目，也顧不得了。

第三章 幸不辱命

黑牡丹從城壕口向城外一跳，自以爲盤算精明，跳出龍潭虎穴。那知道羅幽蘭早自心存替夫報殺父之仇，兼贖自己以前的罪孽，在滇南黑牡丹黨羽衆多，一時難以下手，想不到她會單身到此，機會豈肯錯過。黑牡丹話又刺心。一發不肯放過，黑牡丹跳下城牆，身軀立定，羅幽蘭已像飛鳥一般，撲下城牆根，攔住黑牡丹去路。黑牡丹又驚又怒，明知她一追下來，今晚便不易脫身，恨得咬牙切齒的大罵。一緊手上雙鉤，喝聲：「不是你，便是我。——一個箭步，蹤近前去，存心拼命，一對烏鳶劍施展平生之技，恨不得把

羅幽蘭立置死地。在羅幽蘭却好整以暇，並沒拔去雙劍，仍然用手上一柄猶龍劍看關定勢，從容應付。這兩人兵刃的功夫，同出一門，各人肚內雪亮，不過羅幽蘭和沐天瀾結合以來，又從沐天瀾少林派的劍術上，互相切磋，得到不少劍術之祕。這時存心和黑牡丹游鬥，守多攻少。待她氣衰力弱，再下煞手，兩人在城外牆根鬥了不少功夫，已經對拆了二十幾招，黑牡丹施盡手段，未得便宜，心裏却暗暗焦急，不把羅幽蘭打退，自己極難脫身，再纏下去，沐天瀾和羅初夫人兩人，有一箇趕到，便要難逃公道，一面狠鬥，一面預備趕快脫身，心思一分，招數上便有漏洞，厲害的羅幽蘭，洞如觀火。這當口，正值黑牡丹想以進爲退，故意把雙劍使得風雨不透，拚命直攻，預備對方一不留神，抽身潛遁，只要羅幽蘭覺得一人無法制服她，未必再死命跟蹤，還有脫身希望。她想得滿好，那知羅幽蘭比她想得還周密，在她雙劍縱橫，猛厲無匹當口，忽地左手掌下背上飛龍劍，用雙劍對付雙劍，展開自己心得的招數，猶龍飛龍兩柄利劍，真像兩條銀龍一般，上下飛舞。頓時把鴛鴦雙劍裹住，使黑牡丹難以脫出身去。這時黑牡丹感覺已臨危機，怒極拚命，雙劍虛實互用，展開連環絕招，不管不顧，盡是進步招術，似乎和敵人同歸於盡。其實她還存着得隙即逃的主意，湊巧羅幽蘭一場身，閃開鋒鋒，同時左手飛龍劍，撥草尋蛇，掛腿削足，右手猶龍劍，舉火燒天，刺胸掛脅，使敵人顧上難以顧下。黑牡丹功夫真也老練，雙劍一起，鎖住猶龍劍，藉着上面雙劍

交叉耘鎖之勢，下面雙足一點，離地尺許，便避開飛龍劍的劍鋒，身子却旋風般一轉，右腿起處，向羅幽蘭左腰點去，其疾如風，好不歹毒。不意羅幽蘭右手飛龍劍原是實中帶虛，另藏巧着，黑牡丹身子一起一露，身如旋風當口，羅幽蘭雙劍一抽一撤，劍隨身轉，已到了黑牡丹身後，黑牡丹一腿落空，便知不好，向前一上步，一個鳳凰展翅，雙劍呼的帶着風聲，也跟着身子轉了過來，正把後身雙劍敵住，羅幽蘭倏又斜着一場身，劍光平鋪，又捲向足下。這時黑牡丹一連救了幾次險招，鬢角業已見汗，一見雙劍一齊着地捲來，以為有隙可乘，一頓足，旱地拔葱，身子拔起一丈高下，在空中雙臂一分，腰裏一疊勁藉着一身輕功，想橫着飛出二丈開外，脫離劍勢，便可飛逃。她却忘了羅幽蘭輕功比她只高不矮，她身子一起，羅幽蘭早已猜透她的主意，如影隨形，毫不放鬆，不論她飛蹤多遠，她身子一落地，劍光月擱一般，已繞向自己上身來。

兩人又拼鬥了不少功夫，黑牡丹已覺羅幽蘭意狠心毒，存心纏住自己身子，意思之間，還想活擒自己，討好沐家，看情形今晚休想脫離虎口，能够和這賤人，同歸於盡，算是便宜，她一起這種絕念，心神倒穩定起來，鴛鴦雙劍的招數，也增加了幾分勇氣，而且遮出來的招數，都是盡命絕招，預備和羅幽蘭兩敗俱傷，無奈羅幽蘭不比等閒，劍術輕靈穩實，用盡煞手，無非打個平手，這當口，羅幽蘭雙劍正用一招

二龍戲水，一變爲日月穿梭，劍鋒吞吐如風，黑牡丹手上雙鉤，也迅捷如電，鉤格遮擋之際，黑牡丹左手鉤一個撥雲見日，忽然叮一聲怪響，巧把羅幽蘭猶龍劍勒住，黑牡丹以爲得着破綻，右手鉤疾逾電閃，貼着羅幽蘭左手飛龍劍，一盪一翻，向對方腰跨劈了下去，這一着，羅幽蘭招術略老，形勢極險，幾乎受傷，她勁貫雙臂，右手猶龍劍依然膠着黑牡丹的左手鉤，身子反而向右一上步，左手飛龍劍由下往上一挑，把黑牡丹旁向腰胯的鉤鋒，恰巧兜住，順勢劍鋒一點，一推一送，非但隔開了鉤鋒，而且劍光如蛇信子一般，直貫對方胸膛，勢疾勁足，黑牡丹左鉤和劍膠在一起，一時撤不回來，右鉤又被劍鋒挑出，一時封閉不及，只有撤身後退，才能閃開這一下險勢，但是要撤身後退，左手鴛鴦鉤只有撤手棄鉤，奸狠的黑牡丹，立時將計就計，把左手鉤使勁往外一送，掙棄一鉤，乘機足跟一墊勁，向後倒騰出六七尺去，一轉身，右手鴛鴦鉤已交到左手，右臂一招，鉚的一聲，一支喂毒袖箭，向羅幽蘭咽喉射來。

在黑牡丹撤身之際，羅幽蘭猶龍劍往外一領，已把黑牡丹撒手的鴛鴦鉤，甩落遠處，同時一塌身，又把袂箭盡開，這原是一瞬間的功夫，正想提劍趕去，黑牡丹袖箭連發，又是兩支袖箭，一上一下向身上襲到，羅幽蘭全神貫注，一閃身，劍鋒一掄，兩支袖箭，一齊擊落，恐怕黑牡丹乘機逃走，生擒既然費事，又慮她放出飛蝗鏢，只好立下毒手，右手猶龍劍向地上一插，一探鏢囊，隨手一甩，一枚透骨子午釘，帶

着一縷尖風，向黑牡丹身上襲去，黑牡丹所怕的，便是羅幽蘭獨門暗器透骨子午釘，不想自己的袖箭，摺出羅幽蘭的暗器來了，自己另一鏢袋的飛蝗鏢，不比袖箭易發，羅幽蘭又深知飛蝗鏢的手法，未心有用，這時霸道的子午釘，已到面前，那敢疎忽，一場身，哪管得第一枚子午釘，第二第三兩枚子午釘，又聯珠般襲來，黑牡丹形若猿猴，右避左閃，居然都被帶過，百忙裏發出一支袖箭，還敬敵人，羅幽蘭絕不容她緩過氣來，微一閃身，袖箭落空，手上子午釘早已發出，這一次用了最厲害的手法，玉手連揮，五枚子午釘，迅捷如雷，好像同時發出一般，面目發出的子午釘，成了梅花形的陣勢，五釘一發，手上又傾備好兩支，黑牡丹這時已汗流遍體，明知自己生命呼嗚，袖箭筒裏只剩了一支看家救命箭，只好捏着口氣，施展平生之能，宜高蹶矮，勉強脫離五釘之厄，人已累得氣喘吁吁，心慌意亂，正想施展飛蝗鏢，誰敵人也忙亂一陣，自己藉此可以緩過一口氣來，萬不料五枚子午釘剛離開，人未立穩，兩縷尖風又到，盡力用鴛鴦鉤向外一磕，居然被她磕開一枚子午釘，還有一枚，勢疾勁足，嗤的鑽進了腹部氣海穴，黑牡丹嘴上一聲怪叫，再也支持不住，手上一柄鴛鴦鉤一撒手，仰面便倒，羅幽蘭一聲冷笑，雙足一頓，蹣跚黑牡丹跟前，指着地上的黑牡丹，喝道：「刁奸的淫婦，這是你自己討死，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一語未畢，倒在地上的黑牡丹，突然右臂一招，咕叮一聲，最後一袖箭，居然發出，這當口，兩人一立一倒，距離至

近，羅幽蘭總以爲黑牡丹已無能爲，萬不料她將死之際，還能發出一支盡命的袖箭，黑牡丹右臂一招，羅幽蘭便喊聲：「不好！」還算她功夫精勁，用手一抄，已把箭尾綽住，無奈距離太近了，箭頭已刺進羅幽蘭左乳下期門穴，如果沒有綽住箭尾，力近勢急，怕不全箭穿腹，立時廢命。

羅幽蘭一聲不哼，更不緩手，把綽住袖箭向外一甩，隨手向下一擲，嘴上喝聲：「還你袖箭。」味的箭貫胸窩，把黑牡丹釘在地上了，黑牡丹兩腿一伸，才真個死掉，黑牡丹一死，羅幽蘭也鬧得香汗淋漓，她劍靴一蹬，不顧身上劍傷，把左手飛出劍，還入鞘內，翻身拔起插在地上的猶龍劍，重行趕到黑牡丹屍首跟前，劍鋒一下，屍首兩分，左手提起黑牡丹首級，映着月光，看了一眼，哈哈一笑，笑聲一發，突覺自己創口一陣劇痛，猛地省悟創口雖然不深，袖箭喂毒，最怕進風，慌把衣襟束緊，遮住創口，人却已有點力盡神危，勉強定了定心神，忽聽得城牆上遠遠的喊着：「蘭兒！蘭兒！」一聽見是自己父親聲音，慌盡力應了聲：「女兒在此。」心裏却暗暗歎息，父親爲甚麼此時才來，早來一步，自己未必受傷，抬頭一瞧，城墉上大袖飄揚，她父親桑萃翁又飛身而下，一只羅幽蘭左手提着人頭，右手寶劍挂在地上，神色慘厲，汗流滿面，桑萃翁大驚，慌用手扶住，急問：「怎麼一回事，你定受傷了。」羅幽蘭左手人頭一舉，一聽苦笑，說道：「女兒今天心願才了，替我丈夫報了殺父大仇，女兒已往的罪孽，也可減輕一點了。」說

罷！人已搖搖欲倒，桑葦翁留神一瞧，羅幽蘭衣服已滲出血來，一聲長歎，一言不發，先把她手上猶龍劍納入鞘內，人頭依然讓她提着，一矮身，把她背在身上，雙足頓處，白鶴冲霄，直上城頭，飛一般背到縣衙。

桑葦翁在城上和他女兒離開之際，原是走向西面一帶，撿着民房稀少之處，蹣了幾把火，再轉身向縣衙，監視盤居衙內一羣苗匪，這時正值官軍已經殺進南門，黑牡丹追趕大化頭陀當口，桑葦翁一看羣匪心慌意亂，各顧性命，沒命的向北門逃去，心想這羣苗匪，真是烏合之衆，官軍定可不費一兵一矢，垂手而得蒙化了，一忽兒官軍已湧入衙內，搜索餘匪，馬上一個捧令旗的軍官，分派隊伍，去佔東西北三面城門，順便一路搜查匪黨，最後十幾騎軍弁，當先飛揚着一杆旗幟，旗心綴着一個大尤字，衝到縣衙，便知尤總兵本人也到了，桑葦翁在縣衙大堂屋頂上飄身而下，攔住尤總兵馬頭，高聲說道：「沐二公子有話，貴總兵趕快把守四門，安撫城民，沐二公子已把榴花寨苗匪老巢，澈底洗剿，馬上進城來與貴總兵相會，特命老朽先來知會一聲。」說畢，不待還言，大袖一揚，飛身上屋，轉瞬不見，馬上的尤總兵和一般隨身軍弁，雖然看得這位長髯如雪的老翁，有點驚愕，尤總兵心裏却明白，和沐二公子交往的人都是江湖上異人俠士，今晚我毫不費事的克復蒙化，全仗這般風塵奇俠的本領。

桑葦翁重上屋以後，一看東方天色，有點發曉，大化頭陀也許已和蘭兒會合，且回南城和他們見面以後，等候自己女婿到來，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便向南門趕去，這是他未到南門以前的事，萬不料自己女兒會碰着冤家對頭的黑牡丹，自己後悔不該在縣衙耽擱了一點功夫，如果早到南門，自己女兒，也許不致受傷，事出意外，祇可委之於數的了。

這時，桑葦翁把羅幽蘭背到縣衙，尤總兵已和桑葦翁見過一面，一見他背着一位受傷女子到來，這女子滿身血污，左手還緊抓着一個鮮血淋淋的人頭，其實羅幽蘭滿身血污，是黑牡丹首級上的血，連桑葦翁身上也染了幾點，桑葦翁這時毫不客氣，只向尤總兵說了一句。「快派人到榴花寨一條路上，碰着沐二公子叫他火速到此會面。」說罷，背着羅幽蘭直進縣衙內宅，尤總兵摸不着頭腦，猜測自己雖然不費一兵一卒，這般人物，定然兇殺了一夜，他明白了這層，慌不及依言辦理，一面領着桑葦翁進了上房整齊一點的屋子，還不敢細細探問，自己追出來，等候沐二公子到來再說。

桑葦翁這時那有功夫和尤總兵敷衍，把羅幽蘭背進房內，立時從身邊掏出丹藥，替他女兒治傷，內服外敷，叫羅幽蘭在裏屋靜臥，但是羅幽蘭一心盼着沐天瀾，怕自己丈夫也遭不測，說甚麼也不肯睡，連手上人頭也不放下，正在這當口，沐天瀾和羅利夫人已經趕到，羅幽蘭一見沐天瀾的面，心神一鬆，說出了

幾句話以後，再也支持不住，經羅利夫人再用祕藥扶氣解毒，羅幽蘭才在牀上安然睡去，但是羅利夫人看到羅幽蘭乳下期門穴創口，雖止一寸多深，却是要害，中的又是喂過毒藥的暗器，細察創口，似乎毒已散開，情形很是不妙，趁着羅幽蘭人睡當口，到了外屋，向季翁探問受傷情形，經季翁把先後經過悄悄一說，才明白是這麼一回事。

羅利夫人皺着眉，歎着氣說：「百密難免一疎，萬料不到黑牡丹會從滇南趕到此地，偏在這當口，會和蘭妹狹路相逢，而且臨死當口，蘭妹略一大意，受了她盡命一箭，這一箭，換一個人，非和黑牡丹同時畢命不可，還算蘭妹眼快手捷，居然抄住了箭尾，創口只一寸多深，照說蘭妹深知黑牡丹的暗器，大約喂的那一種毒藥都明白，她偏一片癡情，一面捉着氣，運用功勁，不使箭毒散開，一面支持着精神，一心惦着瀾弟，一見瀾弟的面，不由的心神一鬆，勉強提着這口氣，不由的跟着一般，這一鬆一散，創口的箭毒，便難免深入了，晚輩發愁的便是這一點，晚輩武功雖然承受先師的心傳，但是先師善治傷科的祕法，一所無得，只能用隨身帶的一種解毒丹藥敷治，不過這種先師遺留的丹藥，與衆不同，確有奇效，吃下這種丹藥，照理要熟睡片時，蘭妹又一夜未曾交睫，又和黑牡丹一番血戰，這一睡也許要多睡一會兒，是吉是凶，要看她睡醒以後的景象了，萬一蘭妹有了不測，第一個瀾弟，和她恩深情重……：……：咳！結果真不堪

設想了。」

這一天，沐天瀾和羅利夫人桑葦翁三人，個個愁眉不展，把一個機智絕人的羅利夫人，也弄得束手無策，尤總兵雖然極力巴結，辦了美酒佳肴，送進屋來，也是食難下咽，惟有尤總兵一人，在三人面前時，問長問短，表示關心，可是暗地裏却心花怒放，因為他遵照沐天瀾吩咐，派了親信得力的部下，帶了一隊人馬，由本地嚮導領往榴花寨就近各山頭，察勘匪人屍首，居然在眾匪屍首堆內，找出罪魁禍首，苗匪首領沙定籌的屍身，但是匪人屍首堆內，並無女尸，白蓮教九尾天狐是死是活，却無從查考了。

羅幽蘭在牀上居然鼻息沉沉的睡了一整天，醒來時已是掌燈時分，沐天瀾和羅利夫人桑葦翁都守在牀前，一看羅幽蘭面色已略現紅潤，醒眸微啓，櫻唇微動，吁了口氣，向牀前三人看了一眼，忽地抬起身來，沐天瀾慌進床去，把她上身擁在懷裏，輕輕喚道：「蘭妹羅利姊姊的藥真靈，天可憐蘭妹竟好過來了。」羅幽蘭一轉臉，眼神釘在沐天瀾面上，許久許久，眼角噙着晶瑩的淚珠，突然一顆一顆的掉了下來，悠悠的歎了口氣，說道：「瀾弟……你那知道這種毒箭的厲害，這是藥力耗着，藥力一散，仍然無用。」她說了這句話又轉臉向桑葦翁和羅利夫人說道：「父親……姊姊……這時候，我有許多話要說……你們不用着急，我覺得這樣結果是我的幸運，我和瀾弟在廟兒山初見時，我想起陷身匪窟，想利用沐老爺的首級逃

絡羣匪，做九子鬼母的替身，出了這樣鬼主意，喪迷心竅的，隱身廟兒山，正想乘機下手，不料黑牡丹走在我先頭，替我做了大逆不道的事，雖然是黑牡丹做了我替身，但是我不出這個鬼主意，黑牡丹未必起這個心，便是日後有這個心，未必下手得這樣快，平心而論，我才是罪魁禍首，萬料不到，我和沐天瀾一見鍾情，一夜恩情使我良心發現，無異我自己殺了親愛丈夫的父親，也無異媳婦弑了公公，對瀾弟我格外情深，我心裏格外悔得要死，除出在瀾弟面前一死以外，已無別法，而且要瀾弟親身殺死他大逆不道的妻子，才合正理，我那時死志一決，雖然沒有勇氣在瀾弟面前自白罪狀，我已隱約說出一點情由，大約那時瀾弟有點覺察，我拔出瀾弟的辟邪劍，叫瀾弟下手時，偏在這要命當口，黑牡丹起來一攔，自報兇手，那時我忽然覺悟，我不能留這禍胎在世上，瀾弟身上也非常危險，我存了保護瀾弟，助他手除黑牡丹以後，才能安心死去，更不料到滇南路上又碰見了我年邁的生身之父，明白了自己的生世，瀾弟的情義越來越深，黑牡丹奸險刁滑，一時又難以下手，我這百死難贖之身，居然活到現在，萬想不到仗着羅刹姊姊的智勇，容易易的又剿滅了榴花寨的苗匪，大功告成以後，冤家狹路相逢，居然被我手刃了黑牡丹，我也中了她的毒箭，這是天意，最公道沒有，我現在落得整頭整腳死在丈夫的懷裏，我已遷天之福，比黑牡丹疆勝萬萬倍了。只可憐我苦命的女兒，沒有在我老父面前盡點女兒的孝心，連我死去的母親墳前，還沒有去哭

拜一下，這是我的終身遺恨了……」說到這兒，珠淚如雨，嗚咽難言，身後的沐天瀾心痛得幾欲放聲大哭，桑葚翁老淚紛披，想起了當年羅利峪妻子的慘死，萬不料若干年後，又親眼看見了女兒又要走上她母親的後塵，這種傷心慘目的事，如何受得了，急得在屋子裏團團亂轉，渾如熱鍋上的螞蟻。

羅幽蘭嗚咽了一陣，突然一抬頭，滿眼淚光的瞧着羅利夫人，伸手拉着羅利夫人的玉臂，嬌喘吁吁的哭喊道：「姊姊……你如果可憐妹子，你要答應我一樁事，我才能死得瞑目，你得答應我從此不離瀾弟，滇南匪首還有飛天狐吾必魁岑鬚岑猛，瀾弟初出茅廬，沒有姊姊在他身邊，我死也不放心的，姊姊……你快答應我罷！」羅利夫人這時也弄得心亂如麻，珠淚直掛，突然妙目一張，並不理會羅幽蘭的話，却神色緊張的急急問道：「蘭妹，黑牡丹袖箭上喂的那一種毒藥，你一定知道，快對我說。」羅幽蘭歎了口氣，才說道：「這種毒藥，是九子鬼母遺傳的一種奇怪的毒草，叫做「勾魂草」，用這種毒草熬煉而成，喂在箭鏃上，中人必死。」羅利夫人聽地一驚，嘴上也喊道：「哦！我明白了，不是一勾魂草」其實原名是「鈎吻」，晉朝張華博物志上，便有這「鈎吻」的記載。」羅利夫人說到這兒，微一思索，突然喊道：「你要仔細想一想，你是萬不能死的，我早已知道苗族祖先祕傳下來這種毒得出奇的東西，一物必有一制，定然還傳下專解這種毒草的東西，九子鬼母如果沒有解藥，也不會傳留這種「鈎吻」毒草的，因為製鍊這種毒

藥，難免自己染上毒汁，所以必定另有祕傳的解藥，而這種解藥，你定然也知道的，你打了翻堂主意，存心一死，以報知己，但是你沒有細想一想，你有這樣高年的老父，這樣深情的丈夫，你忍心自尋死路嗎？你既然知道瀾弟尚有危難，你更不應該一死了事，何況你肚裏已有沐家的後代，在你以為一死無益，其實你這樣一死，反而增加你的罪孽了，再說到我身上，我把你當作我的妹子看待，我們二人同室，也用不著隱瞞，你以為瀾弟有了我，你可以閉目一死，在我却認為你還有嫉妒之心，你想藉此一死，來箇不聞不見，那知道我是天生奇僻的怪人，果然我也愛瀾弟，但是我和你愛法不同，你準以為你死後，我和瀾弟可永遠在一起嗎？時光寶貴，我不願再和你多說多道：「我勸你快說出解藥來，不要誤人誤己了……」

羅利夫人這樣斬釘截鐵的一說，羅幽蘭哭得抽抽抑抑，半晌沒有開聲，沐天瀾却忍不住大哭道：「蘭妹！好！你忍心一死，但是你應該記得我說過，我們是同命鴛鴦，你如有心一死，我也立時找到自刎，以應前言。」沐天瀾哭得昏天昏地的敞口一說。羅利夫人雪光似的眼光，却在他臉上來回掃射，這時，滿室亂轉的桑葚翁，也突然轉身，慘然說道：「蘭兒！你忍心讓你年邁老父，又受一番慘痛嗎……」管塔兩人這樣一說，羅幽蘭就如萬箭攢心，死命拉着羅利夫人的手，哭道：「姊姊……我明白姊姊的話是對的，但是來不及了……」羅利夫人急問道：「快說！怎的來不及了。」羅幽蘭道：「當年九子真母死後，我把

它藏在祕魔崖的財寶，暗地移藏別處，其中便有「鈎吻」的解藥，現在想用牠，還在海南，如何來得及呢？」羅刹夫人慌問道：「既然這解藥和祕藏財寶在一處，當然在燕子坡了。所慮的你這祕藏財寶，已被黑牡丹發現過了。」羅幽蘭搖着頭說：「不會的，妹子祕藏財寶，不在燕子坡，從前故意露出燕子坡的口風，是假弄黑牡丹那般人的。其實是在姊姊住的玉獅谷，便是竹樓前面的階石下面，翻起階石下有土穴，埋着一具大鐵箱的便是。」說罷，面色漸變，嬌喘欲絕，羅刹夫人看了她幾眼一躍而起，從懷裏掏出一小瓶藥來，仍用陳酒和着，教沐天瀾仍然照老法子一口一口喂下去，一轉身，向桑葦翁說道：「這藥雖然不是對症解藥，看情形還托得住毒力，盡這一瓶藥力，總可以支持到明天，晚輩盡今晚一夜功夫，憑四頭人猿的脚力，要到玉獅谷去趕個來回，我相信只要解藥，果眞在玉獅谷，尙未遺失，明晨定可趕回，老前輩千萬不要離開。」說罷，飄然而出。

這一夜，翁婿兩人守着沉沉昏睡的羅幽蘭，只盼快點天亮，羅刹夫人早早取得解藥回來，無奈越急越等不到天亮，可以說度夜如年，好容易盼得廳檐上透出微微的一點曙光，羅刹夫人尙未到來，急得翁婿兩人走頭無路，又過了片刻，忽聽得外屋叭噠一聲響，桑葦翁趕到外屋，並無動靜，回到裏屋時，一眼瞥見廳口桌上，擱着金光燦爛的一個小盒子，桑葦翁不禁驚喊了一聲「噢！」沐天瀾原在床上，側身向內，如

癡如呆的偎着羅幽蘭，猛聽到老丈人一聲驚喊，跳下床來，奔到牕口，一瞧桌上，一個精緻的黃金盒子，下面壓着信箋，拿起信箋一瞧，箋上並沒其名，只寫着四個字，「幸不辱命」。沐天瀾一瞧這四個字，便知是誰寫的。而且立時覺得這四個字內，似乎包含着無窮的纏綿幽怨，但是一時想不出字到人不到的用意，心裏也沒有再思索的功夫，只覺得又是一樁禍事來了，也顧不得再看金盒子內的東西，一瞧牕戶是虛掩着的，慌一轉身，跳上桌子，推開牕戶，飛身而出，在院子裏一站脚，蹤上屋簷，四面一瞧，曉色朦朧，寂無人影，急得沐天瀾噙上哭着喊：「姊姊……姊姊……」身子像瘋鳥一般，在四近幾重屋脊上，來回亂躡，這躡了一陣，那有羅利夫人的影子，明知像她這種輕功，自己無論如何追不上，也不知從那一面追才對，這當口，真折騰得沐天瀾急瘋了心，一聲長歎，淚如雨下，竟直挺挺跪在一重屋脊上，淚眼望天，哭着喊道：「上天在上，我沐天瀾如果有一絲一毫的心肝，對不起我多情多義的羅利姊姊……立時叫我……」一語未畢，身後一陣颿風，從他腦後伸過一隻玉手，把他嘴吧掩住了，沐天瀾一轉身，只喊得一聲：「姊姊！你急死我了……」再也說不出話來，心裏一陣迷惘，身子一軟，似暈倒，羅利夫人看他這副形狀，一伸手把他攔腰抱起，嬌喝道：「你發的甚麼瘋，大清早，你要把尤總兵全營兵士驚起來，齊聽我們的哈哈不成。」她嘴上雖這麼說着，嬌臉上兩行珠淚，再也忍不住，祇藏到直掛下來。

羅利夫人和沐天瀾孑身的一重屋上，離開羅幽蘭睡着的正屋，隔着幾重屋子，可是被沐天瀾忘其所以的一鬧，屋下軍弁們業已驚覺，却又不明內情，詫為奇事，恰因屋上的人，是總兵奉命唯謹的沐二公子，誰敢露面出聲，但是暗地偷瞧，私下笑談，當然難免的了。沐天瀾為情所累，耳目失聰，羅利夫人眼神如電，却已看出下面遠近都有人影幌動，趁勢把沐天瀾攔腰扶起，一點足，向衝後飛過兩重矮屋，再一聳身，飛越一道圍牆，落在牆外一片荒林腳下。

沐天瀾並非真個暈倒，無非彈驚帶急，最後一見羅利夫人來到身邊，驚昏過度，不由的一陣迷惘，這時自己身子被羅利夫人帶出圍牆，野風一吹，心志略清，他惟恐羅利夫人再走，小孩子撒嬌一般，抱住了羅利夫人不肯鬆手，嘴上連珠似的哭訴着：「姊姊！你這『幸不辱命』的四個字，幾乎要了我的命，我見字不見人，別人不明姊姊的意思，我便知姊姊恨上我了，不願和我們見面了。天日在上，我自從和姊姊結識以來，我們步步的危難，那一樁不是姊姊成全我們的，我如果有一點對不起姊姊的心，我便是天地間忘恩負義的丈夫，姊姊如果真個不理睬我，我只有一死，以明心跡……」羅利夫人不等他再說下去，冷笑道：「又是只有一死……我問你……你有幾條命，我勸你把這條命留着作同命鴛鴦吧！」沐天瀾聽得立心時裏勃騰一震，這才明白「幸不辱命」四個字內，一語雙關，包含着這麼大的用意，想起昨晚逼着羅幽蘭

說出祕藏解藥的所在，自己說出：「我們是同命鴛鴦，你如存心一死，我也自刎。」的話，這話是在她面前說的，在她聽得當然刺心，顯得我心裏，祇有那一位，沒有這一位了。所以這時責問我有幾條命，那「幸不辱命」四個字，表面上好像說「取到了解藥，幸不辱命。」其實骨子裏是說：「你這有一條命，我趕快離開你們，免得沾辱了你的命。」啊喲！好險！幸而他到底對我有情，沒有真個走遠，一半也特意躲在一旁，要瞧瞧我對她究竟有幾分情意，唉！一時不留神，嘴上又說出了毛病，話一出口，如何說得回來，這時教我怎樣解釋呢！他心裏一陣翻騰，也無非眨眼之間，終於逼出幾句話來，他說：「我的姊姊，小弟這條命，可以說捏在兩位姊姊手裏，不論那一位姊姊，如果離開了我，我這條命便活不成，假使此刻姊姊不可憐我，我定必上天下地去找姊姊，便是蘭姊幸而有解藥救活了她的命，她這條命也是姊姊所賜，姊姊如果真個離開我們，非但我活不成，她也難以安心活在世上了……」羅刹夫人歎口氣道：「我這怪僻脾氣，你是知道的，不論甚麼事，都是遊戲三昧，惟獨對於情字這一關，勘不破，逃不過，還有點認真，我真後悔，明知你已有一位，我也犯了糊塗，和你沾了身，我真不願再攪在你們裏面，從此離開你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被你這一鬧，我又軟了心，咳！這還說甚麼呢，我這麼一說，你可以鬆開了手罷！」原來沐天瀾兩臂還緊緊的抱着羅刹夫人，他兀自不放手，攬住了羅刹夫人玉臂，哀求似的說道：「姊姊

，我們一塊兒進衙門去吧！」

羅利夫人半晌沒有出聲，兩道秋波釘在他臉上漸漸的現出媚笑，忽然格的一聲笑了出來，倏又柳眉一展，很鄭重的問道：「你不要忙，我得問問你，剛才我瞧你急得對天發誓，你總算有良心的，但是你對我預備怎麼辦呢？」沐天瀾毫不猶豫的答道：「從玉獅谷內到老善關相近的那座破庵內，我懇求姊姊不知多少次，姊姊怎的還問我這個呢。」羅利夫人冷笑道：「我知道你小心眼兒，老以為你們沐府書棟雕樑，一生享用不盡，在我眼內，你們沐府和大明江山一般，已經成了殘朽不堪的危廈，經不得一陣風雨，便要倒塌了，大勢所趨，無法挽救，你既記得我們三人在那座破庵的事，你應該記得我和你們說過：「我願自己開闢一條應走的路，也許是我們三人同走的路，那句話嗎。」沐瀾天慌應道：「小弟記得，究竟怎樣一條路呢？」羅利夫人道：「這條路還有八個字，一不問世事，借隱山林。」這八個字，在開闢基業的英雄豪傑眼內，是一條最沒出息的路，但在知機樂天的隱士達人眼內，却是人世最不易享受到的清福，這種清福，不得其人，不得其地，便無從享受起，現在我們三人，身有武功，不論甚麼峻險的山林，都可去得，不論兇禽猛獸，生番野苗，都可制服。我自己歷許多人跡不到的奇境，適宜於我們三人借隱之處，很有幾處，就眼前講，我們寄宿的龍吟崗山的苗村，只要經我們略一經營，便是世外的小桃源，但是這一處不算數，

我預備在我足跡所經，認爲美景非常的幾處祕奧之境，網羅世上志同道合的畸人逸士，羣策羣力，多開闢幾處與世無爭，與物無忤的桃源樂土，共享世間不易享得的清福，你不要小看這點志願，依然還得費不少心機，費不少財力，才能如願。我從金院寨得來一批黃金，便預備用在這種地方，不想事有湊巧，昨晚趕回玉獅谷，依照蘭妹的話，果真從竹樓塔下掘出一隻碩大無比的寶箱，內藏當年九子鬼母的奇珍異寶，真是美不勝收。那個金盒子藏着起死回生的解毒祕藥，也在其內，這批寶藏，價值無法估計，我那批黃金和它一比，宛如滄海一粟了。如果你和蘭妹和我同心，把這批寶藏和那批黃金，用在我的計劃上，還可替世上許多窮無所歸的人們，多開闢幾處世世安居樂土，豈非天地間第一功德，我們三人一半爲己，一半爲人，把一身心力都用在這上面，似乎比擾擾一生，夢夢一世的強得多了，這便是我想走的路，你們如願同走這條路，自無話說，不願和我走這條路，我便獨行其是，你們也不必纏繞我了。」沐天瀾長歎一聲道：「姊姊真是天人，沒有姊姊這樣才智毅力，真還不配說這種話，古人說過：『窮則獨善，達則兼善』的話。姊姊却於獨善之中寓兼善，又比古人高出一籌，這條路真是亂世應走的路，小弟敬佩得五體投地。如何不依着姊姊攜手偕行呢？」羅刹夫人說：「好！一言爲定，你現在回去，治好了你的蘭姊，把這層意思說明，我料定老前輩桑亭翁定然贊成，你們翁婿夫妻三人，先回昆明，我此刻轉回玉獅谷，一月後，我在那白

夷夷裔的苗村，恭候你們，那苗村便是我預備經營的第一處小桃源了。」

三位歡喜冤家，能否真個志同道合，開闢桃源樂土。世事無常，此福不易，作者未敢十分保險。但是衷心希望這三位一體，有志竟成。這點希望，大約是和諸位讀者一致的。

（全書終）

